

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心理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一年四月

说 明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章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象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心理描写的作用

反映社会生活本质·····	(4)
突出深化主题思想·····	(12)
勾勒人物精神面貌·····	(19)
刻划人物性格特征·····	(27)
交代人物身份、遭遇·····	(39)
揭示人与人的关系·····	(47)
表现心灵的矛盾变幻·····	(53)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61)

二、心理描写的方式

采取心理独白形式·····	(70)
通过梦境、幻境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	(78)
通过景物(或特定环境)来透露人物的特定心情·····	(92)
借助人物的表情或姿态来描写内心世界·····	(107)
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来折射内心世界·····	(114)
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128)

心理描写是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思想活动的描写，它是一种直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题的艺术手段。心理描写的功用是使艺术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更为真实、深刻、完整，因此也更加感人。我们要求人物形象的外部风貌（容貌、仪表、姿态、举止、风度的美丑）和内在的灵魂（心灵、品格的美丑）的统一、和谐，这就不得不借助心理描写这种写作方法。

心理描写的方法很多，它既可以依靠行为、对话、动作、姿态和面部表情等等来描写，也可以采用特殊的方式，如抒情独白、梦境或幻景这样的形式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文艺家们常常喜欢用梦的描写来反映、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因为“梦是心理的形象化了的反映，是现实的一种化了装的反映，也可以说是现实在意识上的一种改造。它不只是一种表现已有生活的回忆的变形的形式，而且常常是一种尚未有过却可能有的生活现象的形象化了的预测”。①此外，也通常采用以景色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或通过其他人物的反响从侧面来交代这样一些手法。

国外的文艺家一般多喜欢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例如英国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就擅长于刻划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他的那些剧中人的自白全是内心矛盾斗争的记录，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又如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斯丹达尔、福楼拜、莫泊桑、都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无不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时就指出了他所运用的“心灵辩证法”。②

我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等大都采用白描的手法，注重于用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刻划人物的形象。但是也

有象《红楼梦》那样巨著的作者在运用心理描写这一重要手段上达到了十分纯熟完美的程度。然而，只有到了近代，在外国小说的影响下，这种描写方法才真正受到我国文艺家的重视，产生了一批在心理描写上很出色的作品。例如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明显受了俄国果戈理的同名短篇作品的影响，它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此外，如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郁达夫等均是擅长于心理描写的大家。

今天，心理描写这种写作手法已经成了当代作家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段，他们批判地借鉴了古今中外艺术大师们的经验，结合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和欣赏习惯，塑造出了不少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充实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画廊。他们之中，既有象柳青、艾芜、孙犁、李准、陈登科这样的老作家，也有如茹志鹃、刘心武、王蒙、鲁彦周这样的中青年作家。茹志鹃塑造人物最突出的方法就是心理刻画。她非常善于展示主人公宽广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和细致入微地表现他们内心活动的发展变化，即所谓人物的“心灵历程”。王蒙近年来写了不少描写心理活动的小说（即有人称之为“意识流”的小说），在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心理活动（内心世界、精神状态、内心活动），决不是什么不可知的现象，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瞎编。在心理描写中，特别要抵制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心理都明显地打着鲜明的阶级烙印。王朝闻同志对心理的形成作了比较完整的解释，他说，所谓心理“是一定

阶级的个人，由于特殊的出身、教养、经历、气质形成了他的个性，当这种个性鲜明的人和其他的人、物和现象接触的前后，和这一正在接触的瞬间，脑神经接受了外来的刺激，有了特殊的感受和反应，以及有了比较稳固的印象，产生了一定的感觉、认识、情感和意志。”③

心理描写固然是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是也要运用得适当，它必须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细节描写、景物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段有机结合，努力塑造人物的形象。我们运用心理描写这种手法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反面人物的丑恶灵魂，更重要的是要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充分发挥文艺能动的战斗的作用。

①③：王朝闻《谈人物的心理描写》

②：蒋连杰《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心灵辩证法”》

反映社会生活本质

泰门：神圣的化育万物的太阳啊！把地上的瘴雾吸起，让天空中弥漫着毒气吧！同生同长，同居同宿的李生兄弟，也让他们各人去接受不同的命运，让那贫残的人被富贵的人所轻蔑吧。重视伦常天性的人，必须遍受各种颠沛困苦的凌虐；灭伦悖义的人，才会安享荣华。让乞儿跃登高位，大臣退居贱职吧；元老必须世代受人蔑视，乞儿必须享受世袭的光荣。有了丰美的牧草，牛儿自然肥胖；缺少了饲料它就会瘦瘠下来。谁敢乘着光明磊落的胸襟挺身而出，说：“这人是一个谄媚之徒？要是有一个人是谄媚之徒，那么谁都是谄媚之徒；因为每一个按照财产多寡区分的阶级，都要被次一阶级所奉承；博学的才人必须向多金的愚夫鞠躬致敬。在我们万恶的天性之中，一切都是歪曲偏斜的，一切都是奸邪淫恶。所以，让我们永远厌弃人类的社会吧！泰门憎恨形状象人一样的东西，他也憎恨他自己；愿毁灭吞噬整个人类！泥土，给我一些树根充饥吧！（掘地）谁要是希望你给他一些更好的东西，你就用你最猛烈的毒物满足他的口味吧！噢，这是什么？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

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癩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英〕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63—65页

◀评析▶悲剧《雅典的泰门》中的主人公泰门，因好客而倾家荡产，在尝尽世态炎凉之后咒骂人类仇恨人类，最后疯狂而死。此段独白，便是主人公愤世嫉俗的消极情绪的流露。作者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作用，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摘引过此段话，认为“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唯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为严重的事情呢？到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 error 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法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够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够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

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转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否构成了强者对于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了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且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法〕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湖北第三次印刷，第110—111页

◀评析▶作者通过苦役犯冉阿让的内心反省，运用修辞的手法，把法律比作天平，形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律的实质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是造成社会黑暗的根源之一，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狄德利希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老布克看了个穿心透，仿佛是，在他同冯·武尔科夫专员秘密谈判时，老布克就隐身在旁边的弥漫烟雾里；仿佛是，他在一天冬夜里溜到高森费尔德工厂附近，蹲在一条沟里，怕人看见自己闪烁的目光而闭起眼睛的时候，老布克就从沟上向下面窥探……狄德利希仿佛看到了这个老头向下探着身子，伸出一只白晰柔嫩的手，想把他从沟里拉上来。……但是到底谁把谁吞到肚子里，咱们倒要瞧一瞧！〔德〕亨利希·曼《臣仆》（傅惟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15页

◀评析▶自由主义者老布克是狄德利希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千方百计地想把狄德利希的产业吞并掉。这一段对狄

德利希的心理描写，通过三个“仿佛是”，充分反映了他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的精神状态，也深刻地揭露了那个社会有产阶级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丑恶本质。

他连奔带跑的赶到庄园上，急于要把他搅乱了的思想整理一下。那时葛朗台刚刚跨到七十六个年头。两年以来，他更加吝啬了，正如一个人一切年深月久的痴情与癖好一样。根据观察的结果，凡是吝啬鬼，野心家，所有执着一念的人，他们的感情总特别灌注在象征他们痴情的某一件东西上面，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他专制的程度也随着吝啬而俱增；妻子死后要把财产放手一部分，那怕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只要他管不着，他就觉得逆情背理。怎么！要对女儿报告财产的数目，把动产不动产一古脑儿登记起来拍卖？……

“那简直是抹自己的脖子”，他在庄园里检视着葡萄藤，高声对自己说。

终于他主意拿定了，晚饭时分回到索漠，决意向欧也妮屈服，巴结她，诱哄她，以便到死都能保持家长的威风，抓着几百万家财的大权，直到咽最后一口气为止。……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52页

◀评析▶拥有千百万法郎的大富翁葛朗台是资本主义这个畸形社会的产儿，他把追求金钱本身当作目的，吝啬到了连他的亲人也要多方盘算、欺骗提防，充分表现出了守财奴的阶级本性。在这一段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中，有作者的介绍，有葛朗台自己的思想活动、独白等等，作者就象一个熟

练的解剖能手，一层层打开了葛朗台心灵的窗扉。

穿过罗蒙诺索夫大街，就是长长的莫斯科河防波堤。林业管理局高大的楼房就在眼前。叶戈里雪夫向司机付了车费，上了楼，走进他工作了三年的办公室。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快到下班的时候了。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正在用打字机打字，多尔科夫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茫无目的地乱画，库德里亚采夫工程师正在用计算机算着数字……所有他们这些人，在叶戈里雪夫看来，都显得又矮又小。叶戈里雪夫甚至感到惊奇，他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他们是那么猥猥琐琐，灰不溜丢呢！他们穿着整齐干净、裁剪入时的衣服，反而使本来的面目模糊不清了……天花板好像也比以前低了许多，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木匠用的胶水味和年长时久的灰尘味。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3月重庆第一版187页

◀评析▶这段叙述和心理描写不仅揭示苏联官僚机构的腐朽，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一群胸无大志，苟且偷安，只是看长官眼色办事的小人。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契诃夫笔下的旧俄时代的小公务员形象，真是言简意深，意在言外。

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想她。她觉得这些正直的恶棍对自己的那种轻视使自己简直好象沉没在水底了；这些人先是把她当作牺牲品，然后把她看作仿佛是一件肮脏无用的东西，远远地丢开。她于是想起了她那满满装着好东西的一篮食品，他们是那样贪狠地把它吞个精光；她想起了她那两只冻得亮晶晶的小鸡，她那些点心、梨子，她那四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时她的怒气，好象一根绳子绷得太紧绷断了

似的，反倒平息下去，她觉得要哭出来。 [法] 莫泊桑
《羊脂球》（赵少侯译），摘自《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335页

▲评析►莫泊桑主要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羊脂球》就是最成功的一篇。小说中的羊脂球是一个善良的但被人瞧不起的妓女，她在同车的那些伪君子的唆使下被迫向德国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但万万没有想到对她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就是那些狼吞虎咽了她带来的食品的没心肝的家伙。这怎能不使她愤恨无比呢？从中我们不也清楚地明白了作品所要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世态炎凉的本质内涵吗？

树上有几个老鸦，缩着颈项避寒，不住的抖撒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见许多麻雀儿，躲在屋檐底下，也把颈缩着怕冷，其饥寒之状殊觉可悯。因想：“这些鸟雀，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实，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现在谷样虫蚁自然是都入蛰，见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实，经这雪一盖，那里还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为化一化，西北风一吹，雪又变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岂不要饿到明春吗？”想到这里，觉得替这些鸟雀愁苦的受不得。转念又想：“这些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象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们一个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监待，用站笼站杀，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观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

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处，不觉怒发冲冠，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方出心头之恨。 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版54页

◀评析▶老残在冰天雪地里见到那些无处觅食的鸟儿顿生怜悯之心，但他进一步将鸟与曹州府的百姓相比较，认为曹州府的老百姓“比这鸟雀还要苦”，这段心理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他此时的感想可真是杂乱极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可不是李玉亭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么？弱者终不免被吞并，企业界中亦复如此；吴荪甫他自己不是正在想吞并较弱的朱吟秋么？而现在，却发现自己也有被吞并的危险，而且正当他自己夹在三条火线的围攻中尚未卜胜败。吴荪甫这么想着想着，范围是愈缩愈小，心情是愈来愈暗淡了。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208页

◀评析▶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在遭受三条火线的夹攻中，他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益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作者用贴切的语言，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把资本家同僚之间的互相倾轧吞并、勾心斗角的真实情况以及资产阶级由于本能的贪心和利欲无法得逞时的焦躁、颓丧心理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了。这段心理描写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先天的软弱性。

我望着她银丝般的白发，默默听着。我明白，她不愿意

儿子娶个拖儿带女的寡妇。寡妇是不洁的。寡妇是不祥的。
——尽管她自己做了三十年不幸的寡妇。

我咬紧嘴唇。我在心里大声呼号：“不，不！我是纯洁的！我是吉祥的！我要争取、创造并毫无愧色地享受爱情和幸福！我不要你们那一代寡妇的‘贞节钱’，可敬的老人！”

他们那一代的道德理应死亡了。我不怕！

我怕的是下一代呀！我真怕我亲爱的孩子们呀！维明！
张弦《未亡人》，《新华文摘》1981年第3期第119页

◀评析▶旧社会的寡妇，每天晚上都要吹灭了灯，把一百枚抛洒在地上的铜钱摸索着捡起来，这铜钱谓之“贞节钱”。如今，虽然没有人这样干了，但是旧社会的伦理道德、世俗的偏见依然存在。引文中的市委副书记维明的未亡人周良蕙的内心独白显然反映了他急切地企望摆脱一切束缚，要求恢复“爱情的权利”的圣洁愿望以及其果敢的精神，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沉痛的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扼杀人性的凶残本质。

张弦《未亡人》。大公报。1981年3月11日。即见《未亡人》。《中国文学》1981年第1期。111页。来歌

突出深化主题思想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法]都德《最后一课》，选自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评析▶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最后一课》中的顽童小弗朗士通过最后一堂课的严肃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并由此开始成熟和觉醒起来。引文乃是小弗朗士天真而可贵的内心独白。一个顽童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因此这段心理描写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反映了蕴藏在法国人民心中的普遍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

于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那些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白天还要明亮。祖母这次特别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去了，越飞越

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丹麦〕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叶君健译），选自《外国短篇小说》（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评析▶这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除夕之夜在火光中的幻觉。作者描写小女孩的美好理想，不仅表现了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也激起读者对饥寒惨境中的小女孩的无比同情，从而愤怒地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没事，走吧，到罗蒙诺索夫大街”，叶戈里雪夫说。

司机点头，表示明白。一座座熟悉的大楼，从眼前飞逝而过。叶戈里雪夫很快地看见了他所居住的大楼，看见了那么熟悉的九楼的一个窗户。这个窗户，跟其余别的窗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叶戈里雪夫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对这个窗户说：

“再见了，我的爱神……再见了！”

这句话，他是在内心说的，并没说出声来。尽管这样，他仍然感到好象整条街道、整个世界都能听见似的。它象钟声一样，一直嗡嗡地回响在他耳际。〔苏〕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3月重庆第一版186—187页

◀评析▶叶戈里雪夫为了使他心爱的妻了娜塔莎生活得更幸福，毅然决然地把娜塔莎一直爱着的，死而复生的前夫马特维送回到她身旁，自己却离开了，但娜塔莎毕竟是他心爱的妻子啊！这段心理描写以传神之笔揭示了他离开时的思想感情。“窗户”和“钟声”画龙点睛地再现了他依依难舍，无限眷恋之情，正是这种难舍难分之情更衬托出叶戈里

雪夫の品德高尚，使小说《爱》的主题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萨姆金心里寻思，他已经这样过了十年，在十字路口上的、尘土飞扬的旋风当中转来转去，哪一条道路都不想走。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一点，不过在这天夜里，在这一刻，一切都变得比较清楚和比较可怕了。并不是他一个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有成百成千像他这样的人，他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知道这种情况。旋风越来越旋转得越凶了，把一切没有力量反抗它，没有力量躲避开的人都卷进中心去了，而像库图佐夫、波亚尔珂夫、葛根、乌索夫一类的人却在不住地和拼命地给这个旋风增添力量。这一类的人用一种莫名其妙的速度在增加，而且毫不客气地和粗暴地指挥着那些由于某种误会而帮助他们的人。〔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北京版第639页

◀评析▶这段心理描写，反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的复杂心理，也间接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此时脑海中起了纷乱的波纹：可怜的母亲，路旁的杨柳，大哥的憔悴的面容，日间所受外国人的欺侮……那最可怕的强迫的婚姻……那些愚蠢的家乡绅士，那W姓女也许是五官不正，也许是瞎眼缺腿……把江霞鼓动得翻来复去无论如何睡不着。蒋光慈《弟兄夜话》，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81页

◀评析▶作者通过江霞脑海中出现的“~~柳~~”、“大哥”、“外国人”、“~~家乡绅士~~”、“~~四姓女~~”等一系列形象，写出了—一个深受封建婚姻制度摧残，有家归不得的知识青年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揭示了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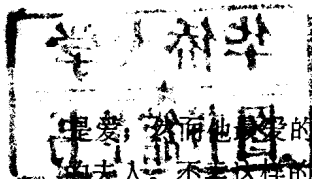
这天早晨当她给秋宝穿衣服的时候，她底泪如溪水那么地流下，孩子向她叫：“婶婶，婶婶”——因为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她向他咽咽地答应。她很想对他说几句话，意思是：

“别了，我底亲爱的儿子呀！你底妈妈待你是好的，你将来也好好地待还她罢，永远不要再记念我了！”

可是她无论怎样也说不出。她也知道一周半的孩子是不会了解的。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引自《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213页

◀评析▶《为奴隶的母亲》描写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一个秀才地主，作为生孩子的工具。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但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上述引文充分表达了这位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妇女屈辱、痛苦、矛盾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她不仅身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同时还受着非人的精神折磨，揭示了阶级剥削制度乃是劳动人民痛苦的不幸的根源。

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天—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还



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姍姍非复两年前的

姍姍了。茅盾《创造》，《短篇小说选》（第二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4页

◀评析▶《创造》等早期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恋爱纠葛，题材比较狭窄，但茅盾毕竟是一个语言巨匠，寥寥几笔就把一个封建夫权思想严重，自负且又自私自利的君实揭露得淋漓尽致。君实不能独占妻子的整个灵魂，表明了他的一切合于自己规范的“再创造”的幻想的破灭，象征性地点出了这篇小说的旨意所在。

北风吹飘着银环的黑发，吹透了她单薄的冬衣，她站在顶风的村头上，早已忘掉自己，无限情深地凝视着一望无边白茫茫的旷野，凝视着身入龙潭虎穴毫不畏惧的共产党员的母亲，凝视着母亲那步履艰难但又坚强的背影。母亲的形象突然在银环的脑海里高大起来。一股暖流从她内心喷出，顿时浑身都是力量，仿佛裁判员发令要她同老人赛跑一样，她顾不上回家，扭转身子，朝着还在闪着灯光的城垣矫健地走去。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113页

◀评析▶在恶劣的环境下，一个共产党员的母亲毫不畏惧困难，坚强地与敌人作斗争。这对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是莫大的鼓舞。作者准确地剖析了银环内心感情变化和性格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表现了作品所要告诉人们的真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胜利定会早日到来。

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想把赵淑英看得更清楚一些。她

不久就爬上山路，矫健地走着。天呵，她的背影，不就同阿秀一样么？我恍惚觉得阿秀又在我们新世界里复活了。新的世界就展现在她的四周和脚下，随着山坡，她步步高，阳光正为她发出灿烂的光辉，山花正为她显示鲜艳的颜色，鸟儿正为她婉转着歌喉。一直到山上绿色的树林遮没了她，我才抹下眼角的泪珠，跟着社长走下江堤，一路心里禁不住想：“幸好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了！” 艾芜《野牛寨》，《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78年版第96页

▲评析▶活泼，大方，爱说爱笑而又非常能干的阿秀虽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认为：“世上总有地方让我们活下去”，然而，黑暗的旧中国无情地把她吞噬了。与阿秀的遭遇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女儿赵淑英，在新社会她成了一位人民的医生。

“我”通过联想，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情怀，赞美了伟大的新时代。

消息可以隔绝，决心可以下定，理智也可以战胜情感，甚至可私自庆幸，没把我自己拴在他身上。但是心灵毕竟是不能长久欺骗的！烙印是不能消失的，第一次纯真的爱是忘却不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和吴遥婚后的生活，罗群的影子不时又暗暗在我心灵深处浮起，一种失去最宝贵的东西的隐痛，也时而揪人心肝似地发作。这种情形，有时不是一句“他是右派”就能压制得住的，虽然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他的处理的正确性。

.....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难道罗群真是反对了党，而吴遥真的是一个最忠诚的干部？我为什么又抛弃了罗群而同吴遥结合？

我不能禁止自己，把这两人在心灵上作着对比，我也不能禁止我把我自己和冯晴岚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鲁彦周
《天云山传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47—48页

◀评析▶这是宋薇的一段发人深思的内心独白，它证明了罗群的精神已占据宋薇的灵魂，成了她思想血肉的一部分，成为她在那冷漠的家庭中寻找精神安慰的道德力量，所以，宋薇和吴遥结合以后，政治上虽说是获得了可靠的保险系数，但却成了一个统治她的权贵的附属品。宋薇这种把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应有的道德原则淹没在空洞的政治口号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心无法平静的矛盾，因此才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心理。这不仅给读者以深刻启迪，而且也深化了主题思想。

勾勒人物精神面貌

那时候爱米丽亚正在看月亮。月光照着宁静的勒塞尔广场，也照着奥斯本中尉所属的契顿姆军营。爱米丽亚望着月亮，心下思量不知她的英雄在干些什么。她想：“也许他在巡查哨兵，也许在守夜，也许在看护受伤的伙伴。再不然，就是在屋里冷清清的研究兵法”。她满心的关切仿佛化作生了翅膀的天使，顺着河流直飞到契顿姆和洛却斯脱，竭力想在乔治的军营里偷看一眼。

〔英〕萨克雷《名利场》（扬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册144页

◀评析▶爱米丽亚·赛特笠是个富裕资产者的女儿，这段心理刻划固然展现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对于心上人的无限思念，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驯良而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姑娘只在幻想中生活的空虚的精神面貌。

哈吉在床上翻来复去。他太幸福了，他睡不着。他时而笑着，时而叹气。他醒着，可是在作梦。什么样的梦啊！无尽无休！如果在闷热和黑暗中，他站在那儿，金币象洪水泛滥似的向上涨，从脚跟一直淹到头顶……啊！那时哈吉该有多么幸福啊！在他咽气之前，就会重见上帝的真容和他的永恒。但愿死神拿着金制的镰刀，他好把双手扑在刀刃上！

巴尔布·戴兰弗兰哈《哈吉·图道塞》，引自《东欧短篇小

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449—450页

◀评析▶这是哈吉·图道塞在成了店铺唯一主人后的一段心理刻画。这段刻画以一系列的形象：象洪水一样上涨的金币，金制的镰刀，双手扑在刀刃上等，把哈吉的灵魂披露在读者面前，从而使人从本质上认识了这个人。

我觉得我有不知厌足的欲望，要吞食人生路上遇见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来关心别人的痛苦和欢乐，把它们看作是维持我自己的精神的养料。我自己再也不会的情欲的冲动下变得疯疯癫癫；我的虚荣心受到环境的压制，但它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渴望取得权力，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使周围的一切都服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表示爱戴、忠诚和敬畏，岂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和最大的胜利吗？无缘无故地造成别人的痛苦和欢乐，这难道不是维持我的自尊心的最好养料吗？什么叫幸福？那就是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要是我认为自己比天下一切人更好，更强，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我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永不涸竭的爱的源泉。〔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113页

◀评析▶这段内心独白使毕巧林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处世哲学暴露无遗，从而具体、深刻地揭示了他卑劣、空虚、堕落的精神境界。透过毕巧林的权力观和幸福观，也使人们了解沙皇俄国时代“多余人”的极端自私的人生观。

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

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巴金《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新2版238页

◀评析▶作者运用形象的比喻，强烈地烘托了小说的主人公绝望，麻木，一切听任命运安排的心理状态，从而表达了对酿成这种性格的旧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

徐鹏飞隐隐地感到自己抛出的材料太多了，而且这些刀子，看来一点也没有戳中对方的要害。怎样才能动摇他的意志呢？他想发怒，但是，猛烈的怒火能冲开许云峰紧闭的嘴唇吗？用刑？不，只有最拙劣的傻瓜，才会妄想用毒刑拷打，来逼出这个无所畏惧的对手的口供！

徐鹏飞怀疑自己的策略是否正确，为什么开头这一场就如此步履维艰，而且着着被动？他仿佛听到侦讯室外，有人在窃窃私议，这场审讯是成败的关键，是今后一切行动的张本。只有突破难关，才能带动全局，他绝对不能失败！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安徽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64页

◀评析▶引文活生生地勾勒出了在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许云峰面前特务头子徐鹏飞黔驴技穷、外强中干但又不甘心失败的精神状态。

……三个人出神地看着，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她们的心多么向往那自由的生活呀！多么羡慕那两只黄雀啊！什么时候能象它那样，自由地歌唱，自由地飞翔啊？等着吧，盼着吧？只要能活着出去，就能象那黄雀一样海阔天空地去飞翔了。那时候，哪怕天天吃糠咽菜，哪怕工作累得喘不过气来。

哪怕艰难困苦，哪怕严寒酷热，哪怕不分昼夜的奔走，那也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只要能 and 同志们在一起，只要能 and 亲人们在一起，只要能自由地斗争，纵情地说笑歌唱，那有多么幸福啊！许凤坚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那时候敌人消灭了，推倒了帝国主义这座压在大山，再把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推倒，拔掉了穷根，把村庄都建设得十分美丽，把滹沱河水用大渠引出来浇地。那时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上，就会长出半人高的小麦，在和风里滚动着波浪，闪着金光。那村头满是粉红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金黄的枣花。人们哪，你们就在这自由的土地上，伴着叮当的水车声，渠水的哗哗声歌唱吧！那时候我要和季铁同志坐上火车、汽车，或骑着马，跑遍祖国的大地。我们要到处去开辟、去铲除大地上的荆棘，使沙漠里、荒凉的边疆山地都矗起新的城市，开遍鲜花，结满丰盛的果实…… 雪克《战斗的青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594页

◀评析▶黑暗的牢门锁住了三个年轻姑娘的身子，然而锁不住她们向往自由，为革命彻底献身的崇高的心灵。作者用细腻的笔法，展示了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广阔情怀。

这是最后的时刻！

疲劳，象路旁风化石那般沉重地压迫着他的全身。他对下一步怎样赶过那漫长又漫长的二十米距离，心里没有一点底。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在这样情况下，十有八九是失败。失败，一个运动员一生中，会跟它有很多次不愉快的见面；然而恰是失败，帮助许多新手，变成优秀运动员，帮助优秀的，成为更优秀……杜古尔也曾有过很多次失败，但是现

在，他觉得自己只有一条道路——胜利！必须胜利！

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他深知第一次比赛，对一个运动员一生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齐米德无疑是个闪烁着奇异光彩的天才，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当他第一次进行比赛，而且是跟一个运动健将进行的第一次比赛中，如果轻易地获得胜利的话，他在未来的生活中，会不自觉地认为胜利是可以轻易取得的；而这，会象慢性毒药一样毁灭一个青年，一个无疑是有天才的青年！

想到这里，他觉得仿佛有谁往他身上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疲倦顿然消失！这时，在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了他，要超过他！” 马拉沁夫《花的草原》，选自《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5月版633页

◀评析▶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所表现的主人公的高尚情操以及那种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令人奋发，催人前进。

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草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过了一刻，他的这种模糊的感觉，才更加明确起来：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他早年拆掉的那三间房，现在重新盖起来了。……啊啊！这是一座三合院嘛！

噢噢！梁三老汉现在是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

.....

后院里是猪、鸡和鸭的世界。前院，马和牛吃草的声音很响。管理着所有的家畜和家禽，对梁三老汉来说，活儿已经不轻了。但他不把这当做劳动，而把这当做享受，越干越

舒服。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梁三老汉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乐。

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依然睡在破草棚屋的炕上。……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版23—24页

◀评析▶梁三老汉是为了创立家业奋斗了三十多年的老农民，这个愿望在旧社会始终无法实现。然而就在梁三柱了棍，喘息着，“再也不提创家立业”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伟大的社会变革，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弦，也激起了老汉对富裕生活的向往。这段心理描写运用朴素的语言，真实地刻划了这个年过七十的老贫农的内心世界，充分地揭示了中国老农的精神状态。

四面报警，八方告急！周铁杉知道，现在的 关键是泥浆，要马上把泥浆打入井下，趁井还没有喷垮，趁地球还没有塌陷，把井压住。猛抬头，发现井架已经开始倾斜，糟糕，要塌陷！井架、钻机、油井、几百名阶级兄弟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千钧一发，刻不容缓！唯一的办法是跳进泥浆池中，掏出上水管口的堵塞物，用人来搅拌泥浆！

这一瞬间，他好象又听见了勃拉克的狂叫：“离开美孚，你们只是一片黑暗！”……

这一瞬间，他好象又想到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施加的压力，逼债、撤走专家、撕合同……

这一瞬间，他又记起了一些人对石油会战的冷嘲热讽，恶意攻击和多方刁难：减少粮食，大刮下马风……

这一瞬间，他眼前浮现了冯超的冷笑，象是在说：“你们井毁人亡了！”“劳民伤财”……

这一瞬间，他也想到华程、周老大和周大娘、……于其身

上有两个人的生命！火红的“护矿队”袖标在他臂上闪耀。他瞪着坚毅刚强的眼睛，眼睛里象有火花跳动。

周铁杉怀着对帝、修、反的满腔义愤和刻骨深仇，怀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耿耿丹心，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气贯长虹、声裂天地地一声呐喊：“跳！”

张天民《创业》，转引《小说创作漫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3—44页

◀评析▶作者抓住了周铁杉在这“千钧一发，刻不容缓”的“一瞬间”的心理活动，有力地表现了英雄人物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揭示了他的力量的源泉。这段心理描写，感人肺腑，十分成功。

怎么办？怎么办？有人认为老政委的意见是对的，为了真理，别说不当船长，就是去拉劳动车，做临时工，也是值得的；但也有有的领导提醒他：这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儿，还是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当一个远洋船长多不容易呀……拉劳动车，做临时工，说起来便当，做着试试看……。他真象一条被扔在太平洋里的小舢板，一个大浪把他打过来，另一个浪头又把他打回去。……最后他咬着牙，作出了狠心而又痛苦的选择——留在“波涛”号甲板上。 士敏《选择》，选自上海《解放日报》1979年2月8、9日

◀评析▶小说中林浩和舒侨是一对恩爱的青年夫妇，但是由于对肆意横行的“四人帮”的态度不同，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引文通过对林浩精神状态本身的直接描写，使读者具体地感受到了林浩内心的激烈斗争，看到了这一类在风浪中摇晃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

度。

李顺大看看想想，顿觉七窍齐开，一身轻快。虽然自己血汗换来的建屋材料被拿去造炼铁炉，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房顶，他也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看来以后还是住分配的楼房好，何必自讨苦吃，象蜗牛那样老把房子作为自己的负担呢。所以，他的思想就彻底解放了，不管集体要什么，他都乐意拿出来。如果需要他的破床，他也毫不吝惜；因为他和他老婆，都不是困在床上长大的。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7月

◀评析▶高晓声善于通过真切的心理描写，揭示出普通农民的精神世界。作家同情这些普通人的遭遇，歌颂他们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精神美。引文的描写，十分符合一个翻身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心理特征，令人信服地感到他确实是个忠厚老成的“跟跟派”。

感谢“李顺大造屋”作者高晓声先生，果

刻划人物性格特征

麦妻：好好照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根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悔恨通过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下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着“住手，住手！”《莎士比亚戏剧集》（六）中之《麦克佩斯》第一幕第五场，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评析▶莎氏这里不用委婉的手法，而是通过麦妻赤裸裸的自白，通过其对魔鬼的召唤求助来表现麦妻的性格，既能鲜明地显示其阴险狠毒、不顾一切的特征，又能隐隐地透露出其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表现了莎氏刻划人物手法的多样化。

爱德蒙：大自然，你是我的女神，我愿意在你的法律之前俯首听命。为什么我要受世俗的排挤，让世人的歧视剥夺我的应享的权利，只因为我比一个哥哥迟生了一年或是十四个

月？为什么他们要叫我私生子？为什么我比人家卑贱？我的壮健的体格、我的慷慨的精神、我的端正的容貌，哪一点比不上正经女人生下的儿子？为什么他们要给我加上庶出、贱种、私生子的恶名？……〔英〕莎士比亚《李尔王》（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5页

◀评析▶剧中的爱德蒙，是对剧情发展起着一定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他的性格十分复杂，弥漫着那个时代的冒险精神。他听说他的父亲总是“红着脸承认他”，心里很是不平，渐渐发展成了一种敌视社会的反抗心。但是，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最卑鄙的仇恨、虚伪、背信、嫉妒等等，并非是他的私生子的本质，而是由于“世俗的排挤”与“歧视”造成的。这段文字便是他的复杂心理的展示。

“于连和我无须签定婚约，也无须请求一个公证官来表演资产阶级的礼节；一切都是英雄的举动，一切都是偶然的产儿。除了他缺乏高贵的身世，这就是玛嘉锐特·德·瓦洛娃皇后对于当时最杰出的青年拉·木尔的爱情。如果宫廷里的年青人，都是遵循习俗，想到冒险就把脸都吓得发白的人，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到希腊或非洲的短短的旅行，便是勇敢的最高表现了，况且他们还是成群结队才敢走。一旦发觉自己是孤单的，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所怕的不是亚拉伯野蛮人的戈矛，而是他人的嘲笑，害怕闹笑话，会使他们疯狂。

“反过来，我的小于连只喜欢个人行动。这个得天独厚的人，绝没有一分钟想到去求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他轻视一切人，这便是我不轻视他的理由。

“若是于连出身贵族，只是贫穷，我对他的爱情便算是

一件平凡的傻事，不足称道的，只是一个门户不当的婚姻而已。我绝不做那样的事。因为这样便缺乏伟大的恋爱的特征，我需要的是克服巨大的困难，和前途的变化无常。”

〔法〕司汤达《红与黑》（罗玉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20页

◆**评析**◆这一系列心理活动，把侯爵爱女玛特尔独特的个性表现了出来。她性格高傲，富于幻想，轻视一切，泼辣、粗暴。她对于连的爱情完全是建立在一种浪漫谛克的荒唐的想象上的，是从观念出发的。她渴望的只是“伟大”、

“不平凡”的爱情，追求的是变化无常的恋爱，期待的是出人意外值得众人称道的婚姻，充分反映了她作为封建贵族阶级一员爱慕虚荣、追求刺激的性格特征。

可是舍不得十八法郎的心就和创伤似地使她痛苦。她已不愿想它了，但是这笔损失的回忆，不停地痛苦地锤打着她。倒是一怎么办好呢？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她还是任何主意也拿不定。后来，正如胆小的人忽然壮起胆来一样，她突然下了决心：“我一定去，到那儿再说！”〔法〕莫泊桑《伞》（赵少侯译），选自《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372—373页

◆**评析**◆奥莱依太太为了一把伞的损坏，要去找保险公司赔偿，但又怕遭到别人嘲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舍不得十八法郎的心理使她毅然决定到保险公司去。这段描写简洁明了，却很巧妙地反映了奥莱依太太性格的一面：吝啬，爱面子。

有时候他刚刚被父亲教训了一顿，红肿着眼圈，哭哭啼

啼地走过工厂，工人们都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却立刻向他们吐吐舌头，跺跺脚。他心里想：“不错，我是挨了打，可是那是我爸爸打的，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连挨打的资格也没有。” [德]亨利希·曼

《巨仆》（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2页

◀评析▶狄德利希之所以成为威廉二世的忠实臣仆，这与他从小就有着独特的奴才性格分不开的。这段心理描写使人想起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

玛克斯道：“又要我干掉一个！行，我想我可以到场，事情照样办好。”他心里想：“对了，委托书还是不要写我的名字；正如埃隆老头说的，不能让侵占的痕迹太显露。”

这头狮子被腓列普的绊马索缠住了，暗暗咬牙切齿；路上遇到人，他都掉过头去，打维拉德环城道走回家，私付道：

“决斗之前，公债已经到手。即使我死了，这笔钱也不会给腓列普拿去。公债将来用佛洛尔的户名。我叫她直奔巴黎，她要愿意，大可嫁一个帝政时代的穷元帅的儿子。委托书写巴吕克的名字，再要巴吕克照我的意思把公债过户。”

[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5页

◀评析▶玛克斯与腓列普二人为了得到罗日家遗产，准备进行决斗。这段文字就是决斗前玛克斯的内心独白，他的阴险毒辣狡猾多诈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了。

“当然是大学生。小孩子们，”他想，心里勉强地笑

着，迅速地迈动脚步，离开了那个身穿长大衣和头戴西伯利亚式皮帽子的人。寒冷的黑暗使身体缩成一团，引起了一阵阵情绪萎靡和昏昏欲睡的心理。许多琐碎的念头把他压倒了，——脑子也好像被这些念头闹得胡胡涂涂了。萨姆金不由自主地想到，几乎凡是遇到重大事件的日子，他总是使自己专心去受那些琐碎思想的支配，去受那些细节的支配；这些琐碎思想和细节在基本印象的上空盘旋飞绕，就象是火堆灰烬上的火星一般。

“这是艺术家的本性，”他心里想，支起大衣领子来，把两手深深地插进口袋，轻轻地走着。“大概，艺术家们在寻找主要事物的特别突出现象的时候，就是这样思想的。也可能这是反抗荒谬思想的毁灭性打击的自卫感情的特殊表现。”〔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一版第8—9页

◀**评析**▶通过萨姆金的自我认识，指出他的性格特征是多思而无行动。

对达莎说起来，这些晚宴中的中心人物便是她的姐姐。要是什么人对于娇美、和蔼而质朴的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够注意，达莎就会觉得愤怒；然而要是什么人对她过分殷勤，她也会觉得妒忌——她对这两类得罪她的人，都会用凶狠的眼光瞪着瞧的。〔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5页

◀**评析**▶绝妙的心理剖析，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女时期的达莎天真、直率、好强的性格特征以及逐渐成熟的女性本能。

她对那个英国人的单恋，继续了两个星期。达莎憎恨她自己，也怀恨那个家伙。她好几次老远地望着他懒懒地、灵巧地打网球，或者跟几个俄国水手吃晚饭，她就懊丧地想，他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人啊。

后来，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白法兰绒衣服的瘦长姑娘——那是一个英国少女，他的未婚妻——两个人一块离开了。达莎一夜没有睡，她怀着强烈的反感憎恨她自己，快近早晨，她决定把这件事算作她一生中最后一次的错误。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第一部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9页

◀评析▶这两小段心理描写，将情窦初开的达莎对待异性的那种高傲却又软弱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对这一形象的内心世界及个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经十余里，更不曾撞着一个人家，真是有狼虎无人烟的去处。那呆子走得辛苦，心内沉吟道：“当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一，今日轮到我的身上，诚所谓‘当家才知柴米价，养子方晓父娘恩’。公道没去化处。”却又走得瞌睡上来，思道：“我若就回去，对老和尚说没处化斋，他也不信我走了这许多路。须是再多幌个时辰，才好去回话。……也罢，也罢，且往这草科里睡睡。”呆子就把头拱在草里睡下。当时也只说朦朦胧胧就起来，岂知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只管鼾鼾睡起。 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382页

◀评析▶作者在简略的叙述中夹杂着八戒的内心独白，而这种内心独白则是表现八戒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式。不仅运

用自然、贴切，而且准确。完全符合在那有狼虎无人烟的去处，八戒这样的懒堕、胆虚的性格所必然有着的心理状态。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

……

……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80—84页

◀评析▶阿Q“精神上的胜利法”，在他多方面的心理活动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分明异常低下，偏偏要那样出奇地自尊，不管是对赵太爷、钱太爷或城里人、未庄人，他都抱着一付轻蔑的态度；他分明是那样穷困，却幻想着“先前阔”过，“儿子会阔得多啦”；他分明生了毫不值得骄傲的癞疮疤，偏偏说人家“还不死”；他分明被别人痛打了一顿，偏偏找了一句妙语：“总算被儿子打了”；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在他连续敲打自己的脸庞的场面中更达到了高潮，他异想天开地将自己分裂成为两个人，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作者正是通过对阿Q在生活中无往而不失败，却在幻想中无往而不胜利的描写，反映出阿Q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性格——精神胜利法。

又过了两天，“大放盘”的林先生的铺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

.....

但是在铺面张罗的林先生虽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脸上笑容不断，心里却象有几根线牵着。每逢卖得了一块钱，看见顾客欣然挟着纸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在他心里的算盘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损。他几次想把这个

• 84 •

“大放盘”时每块钱的实足亏折算成三分，可是无论如何，算来算去总得五分。生意虽然好，他却越卖越心疼了。在柜台上招呼主顾的时候，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有时竟至几乎使他发晕。偶尔他偷眼望望斜对门的裕昌祥，就觉得那边闲立在柜台边的店员和掌柜，嘴角上都带着讥讽的讪笑，似乎都在说：“看这姓林的傻子呀，当真亏本放盘哪！看着罢，他的生意越好，就越亏本，倒闭得越快！”那时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把货码提高，要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茅盾《林家铺子》，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48页

◀评析▶“大放盘”虽然使林老板的铺子有了生意，但老谋深算的林老板却清楚地看到，这是不惜血本的拍卖。这样的生意越好，就越使他心疼，因为这会使他的铺子倒闭得更快。对于正在垂死挣扎的林老板，这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林老板毕竟是一个老于世故、精明能干的商人，为了转亏为盈，终于想出一个绝招——提高货码。作者通过这段描写，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披露了林老板在进行商品竞争时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又入骨三分地刻划出林老板这个商人虚伪、狡诈的性格特征。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他们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

“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 巴金《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新2版，167—168页

◀评析▶《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发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段描写中，她那追求个人自由幸福而又不忍抛夫别子的心理矛盾得到了最后的解决，从而基本完成了她的性格塑造，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生活重压下消极反抗的女性形象。

李玉亭觉着背脊上有些冷飕飕的。被人家无端疑忌，他想来又是害怕，又是不平。他只好归咎于自己的太热心，太为大局着想，一心指望那两位“巨人”妥协和平。说不定他一片好心劝杜竹斋抑制着吴荪甫的一意孤行那番话，杜竹斋竟也已经告诉了荪甫！说不定他们已经把他看成了离间亲戚的小人！把他看成了老赵的走狗和侦探，所以才要那么防着他！……心里想：“既然疑心我是侦探，我就做一回！”他慌忙走到那通连大客厅的门边，低下了腰，正想把耳朵贴到那钥匙孔上去偷听，忽然又转了念头：“何苦呢？我以老赵的走狗自待，而老赵未必以走狗待我！”他倒抽一口气，挺直身体往后退一步，就颓然落在一张椅子上…… 茅盾《子夜》第十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90页

◀评析▶李玉亭在吴荪甫小客厅里的一幕，真是典型的两面讨好的走狗心理的入骨的刻划。

当听说生宝入了党的时候，老汉受了最大的震动，在炕上躺了三天。

“哎，宝娃，咱入它那个做啥？咱种庄稼的人，入它那

个做啥嘛？咱又不谋着吃官饭？拿开会当营生哩？有空儿把自家的牲口饲弄肥壮，把农具拾掇齐备，才是正事啊。赶紧退党去吧，傻瓜！”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年版25页

◀评析▶这段心理描写，准确地再了解放初期梁三老汉那样朴素、勤劳但多少有点愚昧、落后的农民的普遍性格特征。

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

他终于回来了，……他一下车，就有一种象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瑕疵，就象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张贤亮《灵与肉》，选自《朔方》1980年第9期

◀评析▶主人公许灵均的父亲是海外的一个富商，为了弥补三十年前遗弃儿子的过失，企图在良心上获得些许安慰，准备把许灵均带出国。许灵均是一个曾被错划右派、遭际不幸的知识分子，但他不同于他的父亲。尽管社会造成的精神创伤或多或少留在他的心灵深处，但他深深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显得更重要。他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引用的二段文字是许灵均毅然决然回到“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时的心理感觉。作者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正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

：：：

格特点。

童宝见大家都有了任务，唯独自己没有事做，心里急猴猴的。刚开会时，他见几个年纪小的儿童团员，被分配在墩子上站岗放哨，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想：马郎一定把什么重要任务留给他了。可是，马郎把儿童团员们的任务都分完了，也没有自己的分儿，开始沉不住气了。心想，怎么搞的？马郎没看见我吗？就故意地大声咳嗽。看见马郎的眼光向他扫射，他就急忙指指自己的鼻子，意思是我童宝在这里，给我什么任务呀？谁知，马郎不理睬他，全当没有看见他这个儿童团员似的。童宝不由得火冒三丈，……王拓明《湖上芦哨》，安徽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页

▲评析▶《湖上芦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洪洋湖地区一支由儿童团组成的小游击队机智勇敢和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对儿童的性格特征作了细致传神的刻画，引文中的儿童团员童宝心理变化的过程十分符合儿童心理特点。从“心里急猴猴”到“开始沉不住气了”“故意地大声咳嗽”以至最后终于“火冒三丈”不仅自然真切、可笑可爱，也充分反映了孩子们高昂的战斗精神。

交代人物身份、遭遇

希望病愈只不过是一个梦想。我又躺倒了，身上涂满了烫人的药膏。过去千金难买的身躯今天恐怕是一钱不值了！我们一定是前世作孽过多，再不就是来生将享尽荣华，所以上帝才会使我们这一生历尽赎罪和磨炼的煎熬。〔法〕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248页

◆**评析**◆作者以同情的笔墨，写出了一个疾病缠身、受尽折磨的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目的在于抨击酿成茶花女悲剧的那个社会。

我心想：“嗨！怎么！这奸贼原来是捉弄我么？他刚才招呼店主人，原来是要套问我的底细，也许他们俩竟是串通一气的！啊！可怜的吉尔·布拉斯！活活的羞死人啊！让这些混蛋抓住个好把柄来捉弄你！……你爹妈那股苦口教导你这傻瓜，一定要后悔了。他们不该劝我别欺骗人，该教我别受人家欺骗才对。”〔法〕勒萨日《吉尔·布拉斯》（杨绛译），上册第一卷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9页

◆**评析**◆吉尔·布拉斯本是个纯朴的农村青年，但出门后却处处受骗上当。这段心理独白，揭示了他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他善于从失败的经历中总结“教训”，并在以后的

为入行事中加以改变，终于由一个受人骗的乡下佬变成一个骗别人的江湖掳客。

唉！我老了，催我老的倒不是年月而是忧伤。现在，我不能再以一个微笑或一个眼光使我的爱德蒙想起他曾花过那么多时间默默凝视的美茜蒂丝了。啊，相信我，爱德蒙，告诉你，我也受了很多的痛苦。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眼看着生命在没有一件愉快的事可以回忆，也没有一个希望可以保存的生活中消逝，这该有多么伤心，但这也证明了世上的一切尚未了结。〔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四册第八十九章《夜》（蒋学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258页

◀评析▶敌人的阴谋拆散了美茜蒂丝和爱德蒙的美好姻缘，经受了多少年的磨折以后，这一对恋人相见，美茜蒂丝追悔过去，哀叹逝去的青春，表达了对爱德蒙的酷爱。

“妈妈想要改嫁啦，不过她还害羞，说不出口来，”——他望着红色的木炭，忽而火焰往上一长，忽而蓝色的透明的火光又渐渐熄灭，心里猜想着。他听人说过，妻子改嫁，丈夫另娶是常有的事，他早就很喜欢华拉甫卡了，觉得他比父亲还可爱，但是他一了解到妈妈是在说谎，而且说得很蠢笨，就觉得不舒服，很伤心，因为妈妈是一个严肃傲慢的人，平素大家都尊重她和怕她。他觉得有必要安慰安慰自己，就重复说：

“她还害羞，说不出口来。”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8页

◀评析▶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语言描述，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京娘想起公子之恩：“当初红拂一妓女，尚能自择英雄；莫说受恩之下，愧无所报，就是我终身之事，舍了这个豪杰，更托何人？”欲要自荐，又羞开口，欲待不说：“他直性汉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思右想，一夜不睡。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北京第一版302页

◀评析▶这段文字传神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少女欲把终身托付给人而又羞于开口的复杂心理。

我缓缓地顺着街道走，向着那些伙计正在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

这故事在我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的道：“你有三口咬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527页

◀评析▶《人生哲学的一课》是《南行记》的首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知识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遭际。引用的文字系挨饿的知识青年的内心独白，读了

令人鼻酸！

“你有什么话说？”

她也沉默了一会，便断断续续的问我说：“……这几天晚上，你每晚在外边，可在与坏人作伙友么？”

我听了她这话，倒吃了一惊，她好象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与小窃恶棍在一块，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为我的行为真的被她看破了，便柔柔和和的连续着说：

“……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罢。……”

我尽是大睁了眼睛大开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无从辩解起。她沉默了数秒钟，又接着说：“就以你吸的烟而论，每天若戒绝了不吸，岂不多省几个铜子。我早就劝你不要吸烟，……”

她讲到了这里，又忽而落了几滴眼泪。……我的心里……，总要我把它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我静静儿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经镇静下去以后……将我的神经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说了。她听了我这一番辩解，就信用了我，……

我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我的眼睛又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寒灰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21—23页

◀评析▶ “我”是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每到夜深入静之后就上马路“乱走”，“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引起了邻住者”、烟厂女工陈二妹的猜疑。这一大段心理活动的展开既使故事情节围绕主题发展，也显示了劳动人民纯洁的冀

魂、高尚的品质以及“我”深受鼓舞后的感觉。

在孩子底母亲的心呢，却正矛盾着这两种的冲突了：一边，她的脑里老是有“三年”这两个字，三年是容易过去的，于是她底生活便变做在秀才底家里底佣人似的了。而且想象中的春宝，也同目前的秋宝一样活泼可爱；她既舍不得秋宝，怎么就舍得掉春宝呢？可是另一边，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的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求她底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底眼前。

有时，她倦坐在房外的沿廊下，初夏的阳光，异常地能令人昏朦地起幻想，秋宝睡在她底怀里，含着她底乳，可是她觉得仿佛春宝同时也站在她底身边，她伸出手去也想将春宝抱近来，她还要对他们兄弟俩人说几句话，可是身边是空虚的。

在身边的较远的门口，却站着这位脸孔慈善而眼睛凶毒的老妇人，目光注视着她。这样，她也恍恍惚惚地感悟：

“还是早些脱离罢，他简直探子一样地监视着我了。”可是忽然怀内的孩子一叫，她却又什么也没有的只剩着眼前的事实来支配她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233页

◆**评析**◆是秋宝的妈，又是春宝的妈，疼秋宝，更疼春宝。她是多么希望春宝也能生活在她的羽翼之下啊！然而，这不过是幻想而已，作者用饱蘸同情的笔墨，把这位奴隶的母亲，在痛苦的处境遭遇下的极端凄苦、矛盾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出来，我们读后，仿佛觉得这位母亲的心头苦涩一滴

一滴地往外流着殷红的鲜血。

到城里来了几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枝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81—182页

◀评析▶买一辆车，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人力车夫祥子的最大愿望，但是在旧社会，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段心理描写是祥子在他的妻子虎妞死去后，即人财两空的情况下，绝望、愤怒、委屈的心情真实记录，它预示了忠厚善良、上进好强的祥子灰心丧气、自甘堕落的必然结局。

何翠姑沉默了。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从记事那年起，自己就在唐河城里王家豫剧班子学唱戏。整天掰胳膊劈腿，不知挨了多少鞭子打，还要喊老板两口子作爹娘。直到十一岁那年，父亲把她从豫剧班里赎回来，才知道自己是从小卖给王家的。后来跟着父亲的游击队东奔西跑，慢慢长大，学着干些革命工作。今年春天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涉《桐柏英雄》，天津人民出版社77年版第111页—112页。

◀评析▶这段描写朴实而又深沉，概括地介绍了何翠姑

的身世和遭遇。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给人民带来解放，只有革命的熔炉才能熔炼出一代风流人物。

此刻，他已经上了床，并且关熄了床头的台灯，却没有合眼。被畸原掴过的那半边脸颊虽然早已不痛了，但还觉得热辣辣的，皮肤下面仿佛有一串蚂蚁在爬动似的。白天挨的那两记耳光使他久久地无法平静下来，自己挨打时的情景还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着。五年多前，日本侵略军队刚占领苏州不久，他到乡下去把在那儿避难的家眷接回城里来的时候，经过横塘附近的关卡，因为忘掉了脱帽鞠躬而挨到了日本哨兵的一顿拳打脚踢。但那是兵荒马乱的乡下，自己当时还是农民的装束，可现在却是在城市里，而且那第二回挨打又是当着全院职工的面，这真是平生未有的奇耻大辱。士可杀而不可辱，自己当时就该照脸给那个日本军官一下还击，也让他瞧瞧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那样好欺凌的……但尽管谭玉甫是这样在想着，他也明白这一切其实都只是自己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罢了。不管是在过去、现在或将来他都不会真敢这样做的，因为他对于那个必然会发生的后果简直连想也不敢去多想…… 树葵《姑苏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102—103页

◀评析▶这是外科医生谭玉甫挨日本鬼子耳光后的复杂心理活动。它一方面反映了侵略者的野蛮凶狠，另一方面揭示了小知识分子缺乏斗争的勇气，即面对奇耻大辱，只能做些唐·吉诃德的幻想罢了。

……那天晚上回到屋里，她便开始避开老子和九妹的眼睛，撕了一件从前姑娘时代穿过、至今压在箱底的衬衣，开

始为小长秀缝棉衣。一连几天夜里，都是等九姑娘睡熟以后，她才动手缝，一盏孤灯，一根针线，一边缝，一边想着长秀，想着自己，想着现在，想着未来。有多少回，无边的遐想被她自己有意义地涂上一点美丽的颜色，有多少回，泪水模糊了眼睛，针尖刺红了手指。这千针万线真真织进了他的辛酸，织进了她的幻想，织进了她的眼泪。她朦胧地意识到，她的命运，她往后的生活再也和小长秀的命运和生活分不开！是的，分不开！……这个手板粗糙，面容俊俏的农村妇女，心有针尖那么细，任凭感情的狂涛在胸中澎湃，任凭思想的风暴在胸中汹涌，她总不露半点儿声色，她细心地拾取着那狂涛过后留下的一粒粒美丽的贝壳，认真地拣起暴风雨吹刮过来的一颗颗轻巧的种籽，把它们积蓄起来，藏在心底，耐心地等待着春天到来，盼望着一场透实的喜雨，贝壳将闪光，种籽要发芽。……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选自《新华月报》1980年6期112页

◀评析▶在许茂的女儿中遭际最不幸的就是四姐许秀云，她是被损害者，但又是一个濒于绝境中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女人。

引文对秀云内心精神气质的描写，感人弥深，倾注了作者至深的感情。这个柔情的妇女，为卑劣的郑百如遗弃后，执着地蜃居在父亲家的一间破屋里。秀云的遭遇，与其说是她的一种生活悲哀，无宁说是她蕴蓄着一种生之希望。她的经历使她懂得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她关心照料大姐夫金水东的两个孩子，但是更关心金水东的处境，因为这里包含着一个是非颠倒的问题。是非问题上，她是在金水东一边的，她把自己的命运和金水东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是她执直地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揭示人与人的关系

……克里姆眼望着河对岸，沉思着：这种越来越经常看到的人们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呢？他非常迅速地就找到一个简单而又清楚的答案：人们为了要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和有用的假面具，所以就试验着戴各种不同的假面具。他们动摇徘徊，互相争论，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假面具，目的在于掩饰自己的平庸和空虚。〔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第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467页

◀评析▶这是克里姆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得到的一个结论。作者通过这段描写，反映了旧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阿尔巴贡：家里有一大笔钱，要看守好了，的确不简单。把钱全放出去，只把必要的开销留下来，才叫有福气呐。单在家里找一个藏钱的稳当地方，就够为难人的。因为在我看来，保险箱就不保险，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保险箱，我觉得简直就是引贼入室的好目标，要抢总是先抢保险箱。不过昨天有人还我一万艾居，我埋在花园里，不知道牢靠不牢靠。一万艾居放在家，数目也就相当……

（兄妹这时出现了，低声谈话。）

天呀！我自己坍自己的台。我一急，什么也忘了，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扯嗓子说长道短。*什么事？

* 1734年版增添：“（向克来昂特和艾莉丝）”

.....

〔法〕莫里哀《吝嗇鬼》（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18页

◀评析▶通过阿尔巴贡的独白，将这个守财奴的变态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他看世界就象从钱孔望出去那样小，为了积累和看守财富，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对谁都不放心，哪怕是他的儿女亲人。“天呀！我自己坍自己的台。”只寥寥数笔，阿尔巴贡吝嗇、疑心十足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由此也不难看出，在铜臭熏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关系与信任已到了何等地步。

院长不把自己的职务理解为夙夜匪懈、殚精竭虑的工作，而是理解为经常出风头、领奖赏以及获取一系列特权的机会。他的头衔是院长，他相信自己有了这个头衔就是一院之长，是首席医师，相信自己比其余的医生懂得更多（当然不一定包括全部细节），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属下的医生如何进行治疗，他们全靠他的点拨和指导才得以避免各种错误。因此，他势必要把五分种的碰头会拉得这样长，并认为定能得到在座所有的人欢迎。既然院长的权力如此可喜地大大重于他的职责，他在录用行政人员、医生和护士到医院来工作方面做法十分简单——他录用的都是州卫生局、市委或他指望不久在那里通过答辩取得学位的医学院里某人打电话托他给予关照的那些人，或者他在丰盛的晚餐后情绪颇好的时刻许了愿，或者那个人和他自己一样属于一个古老家族的同旁支。倘若科室负责人提出异议，说新近录用的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那时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会用比他们更惊讶的口气说：“那就教呗，同志们！否则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二

部)第二十六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版,第483——484页

◀评析▶官大真理就多,技术就高,因此院长总是指导别人。这里没有任何原则,可以随意许愿,优先“关照”,有关系的人,那怕他是白痴。作者透过医院院长巴赫拉莫维奇的内心描写,深刻揭露了苏联的官僚阶层互相“关照”,谋求特权的现实。苏联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黑暗里,他看到他们中间出现了一道多么深的鸿沟。不,这不是她……不是她……他的苔莱季娜。这一切早已经结束了,可是他这个愚蠢的笨蛋,事到如今才明白过来。在家的時候,人家就对他说过,可是他固执地不肯相信……而如今……他在这所住宅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所有这些先生们,甚至这个佣人也在内,知道他密库乔·帕纳维诺历尽艰辛不远千里而来,乘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火车,满以为自己是这个女王的未婚夫,那他们——这些先生们,还有佣人、厨师和他的下手,还有道林娜,一定会哈哈大笑的!如果苔莱季娜拖他到客厅去见他们,并且说,“看吧,这个可怜的长笛手,竟想当我的丈夫!”那他们会哄堂大笑的。是的,是她亲口答应他的,可是她又怎么会想象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呢?是的,是他为她找到的道路,并且使她能够踏着它前进;可是如今,她走得那么远,而他依然原地没动,在小城广场上,每个礼拜日吹奏长笛,已经追赶不上她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对于这位高贵的小姐来讲,当年为她花掉的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意]路易吉·蒙塔德娄《西西里柠檬》(苏杭译),选自《外国短篇小说》(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92页。

◀评析▶乡村长笛手密库乔到那不勒斯探望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未婚妻苔莱季娜。而原先的贫穷、纯洁的西西里少女苔莱季娜现在却变得奢侈和傲慢，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无情。在这里，作者通过描写密库乔遭冷遇后的悲伤心情揭露、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及其渊源。

老屋离我越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故乡》，选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74——75页。

▲评析►“我”是一个热爱尊重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疾苦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我”的心理活动再次交代了闰土的不幸遭遇和变化，揭示了壁垒森严的阶级观念乃是横亘在“我”和童年伙伴闰土之间的高墙。作者通过“我”的希望，启示人们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没有阶级隔阂的，“我”的小孩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亲切的。作者的这段心理描写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切美好记忆的小摆设，瞬间被敲得粉碎。吴一民想象中会见的欢腾、亲切、幸福的家庭气氛，突然被泼上一层墨汁，色调全变了，心头油然升起的是凄楚、可怜和厌恶。他真后悔见到这一切。写上一封诚挚、热情的信，汇上一笔钱，岂不更好一些么？他感到最大的损失是把他心目中美好的回忆完全毁掉了，而这东西一旦破碎，就再也恢复不起来了，甚至以后再讲到“四六年”、“县大队”都会失去光彩！他只说一说应该说的话，赶快离开这里。 金河《带血丝的眼睛》，《鸭绿江》1980年第10期。

▲评析►由于地位、环境的不一样，人的感情起了变化，昔日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只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而这美好的回忆又被无情的现实毁掉了。

这是地委书记吴一民访问老区时的一段心理活动。它深刻地告诉读者“养育了革命”的老区山河未改的贫穷落后面貌决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而居功自傲，忘了老区

人民生活疾苦的干部更应该作自我解剖。在文章结构上，这段描写为吴一民思想感情的转变起了衬托铺垫作用。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珂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让小陶上前去。小陶用纱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一下，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怨恨她，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在擦洗手的时候，陶珂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别人催她，她才又开始擦洗。她想起小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过马路。赶上看什么热闹，人挤得凶，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保护女伴的责任。陶珂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的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欲望的，他还是失败了……

……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手脚毛草，触痛了步话机员…… 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评析▶这是一段极其细腻感人的心理描写，它通过陶珂为烈士刘毛妹清洗遗体时的回忆、感触，交代了他们之间不平常的关系以及陶珂的崇敬、感激、悔恨、痛苦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此外，也从一个侧面刻划了步话机员刘毛妹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一代新人在战火中的人情世故，有血有肉。

表现心灵的矛盾变幻

克莱莉娅叫他把所有这些奇怪的情况连着仔仔细细地讲了三遍。在讲第三遍的时候，她陷入了沉思。她算算，已经有整整十四个月没有见到法布利斯。“在一个教堂里过一个钟头，不是去看法布利斯，而是去听一位有名的讲道者讲道，难道这是什么了不起的错事吗？”她心里说，“再说，我会坐得离讲坛远远的，只在进去的时候望法布利斯一次，在讲道结束的时候再望他一次……不，”克莱莉娅心里说，

“我不是去看法布利斯，我是去听一位惊人的讲道者讲道！”侯爵夫人一边给自己找理由，一切感到了内疚，十四个月来她的行为是那么完美啊！“好吧，”她为了使心境平静，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晚上来的第一位女客人是听过台尔·唐戈主教大人讲道的，那我也去；如果她从来没有去过，我就不去。”

〔法〕司汤达《巴马修道院》（郝运译）下卷第二十八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8——

589页

◆评析◆去见法布利斯，那将违背自己向圣母发的誓，不去见，可自己还深深爱着她。于是找了条欺骗自己的理由，让不安的心灵得到解脱，这段心理描写就是这样维妙维肖地将克莱莉娅的内心冲突表现了出来。那种自我原谅，自我蒙骗近乎可笑，却又那样真切，那样感人。这正是本段描写的成功之处。

一路上我的耳边时而响起鼓声和笛声，时而传来“好兄弟，发发慈悲吧”这两句话，时而又听见上校的充满自信的、气虎虎的吼叫声：“你还敢敷衍吗？”同时我感到一种近似恶心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我好几次停下脚步，我觉得我马上要把这幅景象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怖统统呕出来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到家和躺下的。可是我刚刚入睡，就又听见和看到那一切，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了。〔俄〕列夫·托尔斯泰《舞会以后》，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1978年版第201页

◀评析▶一个正沉浸在最美妙的幻境中追求幸福和爱情的少年，突然遇到了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景象，怎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剧烈变化呢？这段描写十分符合少年人的性格特征。

生活中的一切紊乱和无可奈何的印象，突然给我带来了意义和魅力。好象是一朵鲜妍芬芳的花在我心里开放了一样。代替刚才我所经受到的对世上的一切的厌倦、漠然和冷淡，我突然感到了需要爱情、充满希望和说不出理由的快乐的生活。“你要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不禁这样问自己。“不就是它吗，在四面八方环绕着你的美和诗。用全部的力量、大口地把它都吸进去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俄〕列夫·托尔斯泰《琉森》，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1978年版第169—170页

◀评析▶一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疲乏的人，突然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美和诗”，必然会引起心理上的突兀的变化。

作者采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展示了一个人前后两种境地中的不同的心理。

微妙的均衡一经破坏，便仿佛在她全身上下，从头发到脚踵，附着另外一个人——愁闷的、梦幻的、无形的、讨厌的人。达莎觉得在她浑身皮肤上，都有这样一个人，而且仿佛给什么东西糟蹋了似的；她巴不得把这个瞧不见的蛛网从身上拂掉，使自己重新变得清新、冷静、轻松。

.....

可是当她在太阳下把身体晒暖了，或者当她晚上睡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那另一个人便甦醒过来，偷偷地溜到她心上，用那柔软的脚爪搔一下，而她，既不能把它扯开，也没法把它洗掉，仿佛蓝胡子的魔钥匙上的血迹。〔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第一部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7页

◀评析▶达莎那一向沉睡着的爱情终于被库立巧克叩醒了。但是她想爱又不敢爱，内心交织着很大的矛盾。作者以轻松的笔调，生动的描述，揭示了她的这种微妙的复杂的心理。

秀兰紫棠色的脸通红了。她全身的血，都涌到她闺女的脸上来了。在一霎时间，闺女的羞耻心，完全控制了她。直接感觉是人类共同的，随后才因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改变感觉。在一转眼间，秀兰脑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陌生的村子，陌生的巷子，无数双陌生的眼睛，盯着自己。人们在交头接耳，谈论她的人样，笑着，点着头，品评着没过门的媳妇……

.....

……怕生人看做啥？秀兰想：她是光荣的志愿军的未婚妻，谁爱看谁看！看！看！看！她就是她！她将在北杨村表现出磊落、大方；她绝不允许女性的弱点，在她的行动上显露，惹人笑话，给亲爱的明山哥哥丢脸！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334——335页

◀评析▶如同别的姑娘一样，想到自己要上未婚夫家侍奉婆母，秀兰感到十分羞赧，但是作为志愿军未婚妻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又促使她驱除一切杂念。这一心理变化，恰好揭示了姑娘敢于冲破旧礼教、旧习惯的性格特点。

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场里，一排麦秸垛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看这个，比比那个，他想着，“我只要把张栓几亩地买下，哼，到明年春天就看出谁的麦秸垛大了。”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好象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场里做活……。

他又看到那边张栓的麦秸垛慢慢地小了，小的象草篮子那么大。他猛然想起张栓那一群孩子，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向他跑来，他急忙跺着脚走到家里。

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8页

◀评析▶宋老定想从张栓手里买到“一杆旗”地，好发家致富，然而穷哥们破落后的惨况又使他畏而却步。麦秸垛忽大忽小的幻觉把他的内心的矛盾全盘托了出来。

“究竟什么东西还不能使我在这革命队伍里象自自然然的一分子呢？”她想，“究竟感慨些什么呢？为着些什么呢？”从这追究开始，她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侥幸的女人，想

一想那些劳动妇女，在旧社会里，她们整年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她们还常常是几辈子一直受着压迫的，那么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幸，又算得什么呢！她觉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精神，过去都是浪费滥用 在狭小的或是个人的事情上，而没有把它们使用在恰当的应该使用的地方——对祖国、对广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身上。

“从来没有享过大福，也没有吃过大苦，生活是多么贫乏！”她想，把自己放在另一个人的地位，开始批判自己：

“没有做过一件恶事，但对祖国对人民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最大的错误是在这里！”

她想到，她也不能说没有吃过苦，她曾经吃过苦，也曾经牺牲自己，但是这种吃苦，这种牺牲自己，并没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我们战斗，我们牺牲，应当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故乡，为了祖先和自身的光荣，为了真理，为了更高的理想，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

她觉得她还不能不感谢晓平，在这一点上，他给了她宝贵的受教育的机会，使她开始认识到祖国的社会，并把她从狭小的圈子里抛出来，使她得以投进大众中去。“人只有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是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它从来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她想。

“不是为着报答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帮助和好意而工作，不能使自己成为革命队伍的负担，让那些勇敢、坚决、前进着的人，时时回过头来，挂念着还有一个掉队的人。自己应当树立和认识自己的目标，积极、负责地和大家一齐前进！路也只有一条：为祖国、为人民全心全意的工作！”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270

▲评析▶这段心理描写是通过主人公珊裳的独白和回顾展开的，从她的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中，读者不难看到她勇于解剖自己，勇敢地投身革命洪流的崇高精神境界；而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才是美丽的、幸福的。

在那条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张俊在徘徊。他远远望着徐文霞那个亮着灯的窗户，每次要到窗户跟前又退回来，“怎么说呢，向她说些什么呢？”他想得出，那盏灯下坐着个少女，这少女是善良的化身，她无论怎样也不能和妓女这名词联系起来。他知道她在痛苦中，由于她屈辱的过去而无法生活下去，他的心又软下来：“不能怪她呀，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一个软弱的孤儿，能作得了什么主呢？”

要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不幸，毫无疑问，张俊是会同情的，而且马上就能谅解。可是，这是徐文霞，是个要伴着自己一生的姑娘。他踌躇着，在巷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走着，似乎下决心要数出地上的石头。许多事情在眼前起伏，他想起和徐文霞相处的那些充满了幸福和幻想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人就变得聪明，而且对一切事情充满了信心。这些都是一个姑娘带来的，这姑娘挣扎出了苦海，向自己献出了一颗纯洁的心。她忍受着许多痛苦来爱自己，又那末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地努力。张俊突然一转，奔跑着到徐文霞的门前，一摸口袋，又忘了带钥匙，便捏起拳头拚命地敲门。

陆文夫《小巷深处》，引自《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215页——216页

▲评析▶作者笔下的张俊，在爱情问题上有幸福，也有痛苦和犹豫，当然更多的是同情和忠诚。这真实的感情变

化，使读者确信人物有着这样的心灵：诚实、醇厚、有道德、重情理。人物行动的刻划也起到了衬托作用。那徘徊不定的脚步，拚命敲门的动作，不正是人物心情最好的流露吗？

一个朱春信在说：“作为一个老干部，应该叫两派群众停止这一场无谓的流血，但我有什么法子呢？说不定自己的血也要一块流。”另一个朱春信否定前者：“这是两条路线的搏斗，不应有丝毫的手软！”一个说：“这是极端的自私！”另一个说：“这是革命的坚定性！”一个说：“这是耻辱！”另一个说：“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想这样！”
金河《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4期

◀评析▶老干部朱春信在“四人帮”所造成的两派斗争中选择了力量雄厚的一派去“亮相”。在“亮相”之后被卷入了两派武斗的漩涡。对此，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这一段引文就是“两个朱春信在战斗”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它揭示了这场扭曲、蹂躏、损伤人们灵魂的所谓大革命教会了朱春信如何用漂亮的词句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流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因为他不为自己辩护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并不想这样”呀！

蒙胧之中，陆文婷大夫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
没有边际，没有尽头。

这不是崎岖的山路。山路尽管险峻难攀，却是千回百折，令人意气风发。这也不是田间的小道。小道尽管狭窄难行，却有稻花飘香，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一步一坑的沙滩，这是举步难行的泥潭，这是无边无沿的荒原。极目远眺，人

迹渺无，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啊，多么难走的路，多么累人的路！

歇下来吧！沙滩是和暖的，泥潭是柔软的。让大地温暖你冰冷的身躯，让春光抚摸你劳累的筋骨。她好象听见死神在冥冥之中低声轻唤着她的名字：

“安歇吧，陆大夫！”

啊！这么歇下来多么好，永远歇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劳累。

可是，不行啊！在那漫长道路的尽头，病人在等着她。她好象看见了，那病人正因双目刺痛辗转不安。她好象看见了，那病人在病临失明的威胁而暗自饮泣。他看见了看见了，一双望穿秋水的焦急的眼睛，在等着她，等着她的来临，她耳边只听见病人在绝望中的呼喊：“陆大夫！陆大夫！”

谌客《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

◀评析▶《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是一个默默无闻、高尚淳美的女性形象，她虽经受过痛苦的坎坷，但出于污泥而不染。引文通过陆文婷病中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她烦恼、悲伤、劳累的生活历程以及医生崇高的职责召唤她要活下去，要为病人解除痛苦，带来光明的强烈愿望。这复杂的内心世界既真实地反映了中年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又深刻地展示了她的灵魂美。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个姑娘心地高尚，想到这里，心里难受极了。“我的行为所以会变得十分可耻，”她又对自己说，“那是因为从前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正象他所说的，也有宪兵在一起，当时我是犯人，而他却帮了我的忙，把我从极其困难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不错，应该承认，我的行为是坏到家了，既粗野无礼，又忘恩复义。唉！可怜的年青人！如今他遭到了不幸，人人都要对他忘恩负义了。他那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你到了巴马以后还会记得我的名字吗？’他现在会多么轻视我啊！……是啊，我的行为是坏到家了。象他这样一个人，当然会深深地感觉到这点！他那如此高尚的相貌和我的行为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多么高尚！多么沉着！他看起来多么象一个被卑劣的敌人包围的英雄！〔法〕司汤达《巴马修道院》（上卷第十五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322页

◀评析▶这段心理描写，十分成功地将克莱利娅这个善良、多情的少女那种焦虑不安，内疚悔恨，充满对不幸者的同情心表现了出来，并且流露出了对法布利斯的爱慕之心，为以后人物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她把一只臂肘搁在包厢的天鹅绒槛上，另一只手臂搂住卡嘉的腰，往正厅里扫视着，不时跟熟人们点头微笑。

达莎知道，也看得出她和姐姐很叫人倾心；人群中那种惊愕的瞥视——男人们的是温柔，女人们的是恶毒——谈话的断片和微笑，都刺激着她，仿佛春天的空气使人沉醉似的。她的流泪的心情，已经过去了。……〔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版第59页

◀评析▶达莎曾因为得不到爱情而苦恼，唯恐自己妙龄一过，容貌憔悴，无人问津。这里流露出了她的爱虚荣的心理和她那变幻无常的情绪。她后来独自一人去向贝索诺夫表白爱情的勇气也来自于此。

“祖国是什么？”他问自己，“祖国不是一件我们受了他的恩惠，便应该对它感激，倘使我们忘恩负义，它就会变得可怜，就会咒骂我们的东西。祖国与自由，就象我的一件外套，是一件对我有用的东西。不错，这件东西，如果我没有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过来，我就应该购置。虽然如此，祖国与自由毕竟还是我所爱好的，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不过，假使我并不需要它们，假如它们对我来说，好比是一件八月里的外套，那末，为什么要买它呢？为什么要用极高的代价去买它呢？伐妮娜多么美丽，她的天性多么奇特，人家一定会设法讨她喜欢，她会把我忘掉的”。〔法〕司汤达《伐妮娜·伐尼尼》（徐公肃译），选自《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评析▶这是青年烧炭党人米西律里的一段内心独白，他在避难中结识了伐妮娜并深深地爱上了伐妮娜。但他心中燃炽着为祖国和自由而斗争的火一般的热情，使他不得不压抑着对伐妮娜的爱。这段引文为以后米西律里亲手杀死出卖

同志的伐妮娜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娜塔莎离他越来越近了。是的，就在这里，在这相距几千公里的地方，叶戈里雪夫突然看见了她。而在此时此刻的娜塔莎，远不是他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时所看到的那样。也许，他从前就没有仔细端详过她，而直到如今，他的眼睛才算真正睁开了。他现在才清清楚楚地懂得，已往她在生活中是强颜欢笑，毫无乐趣可言的。他的笨拙的爱抚，对她来说，并不需要。她默默地忍受着难熬的痛苦，违心地承受着对她的要求。为了和一个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己的理想，献给她的人共同生活，她不能不靠欺骗过日子。这代替不了她的爱情，她也从未体验过这种虚假的感情。他想到，娜塔莎这些年来，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有罪，罪在她无端地接受了一个人的牺牲，而这是强加给她的，实际上她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如果把这一点说成是她的罪过，则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叶戈里雪夫不但终于懂得了，而且亲身感受到了，亲眼看见了，于是，他得出结论，不管此行结果如何，能来这里，总还是有益的。他生活中的不幸，虽然是从他最初看到马特维的风景画开始的，但那一天已经过去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既然命该如此，该发生的事情已发生了，总归不能算是坏事。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一版173——174页

◀评析▶叶戈里雪夫的此段内心独白不仅把娜达莎以前不爱他但又为什么嫁给他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还预示着叶戈里雪夫的思想感情有了重大变化，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使作品承转自然，增强了真实性。

有时候萨姆金觉得，他正生活在发现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真理的前夜，这种真理将要改造他，使他坚定地站在现实生活之上，超越出一切书本上的旧真理。经常有些东西妨碍他把本身的思想彻底想透和彻底了解。常常不是这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人赶在他的前面，用他们的语言把萨姆金的情绪表达出来。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在一个有影响的报纸上写道：

“人们面对着由他们本身所激动起来的自发力量，一天一天地显得越来越渺小啦，而且已经有许多人不能理解，并非是他们在指导事件的发展，却是事件正在拉着他们的鼻子走。” [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评析▶巧妙地借萨姆金看报，表现作者的观点：人民对革命事件不理解，因而自发力量带有很大盲目性。预言新的真理将要出现，并能用以指导革命。

他望了望从车厢里匆忙下车的兵士们，他很想尽快地沿着这条尘土道路开到伏尔加河岸，只一渡过河去后，立刻就会毅然决然地感觉到，再渡回过河来是决不会有的事，他个人的命运就决定在河之西岸，城在俱在，城亡共亡。假定德寇占领了斯大林格勒，那他就一定会死去，若是他不让该城失守，他也许还可以从此获生。 [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陈昌浩、张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第4——5页。

◀评析▶保卫斯大林格勒，关系俄罗斯生死存亡。沙布洛夫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强决心。这其实也是苏军全体官兵的认识和决心。基于此，保卫战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自从父亲嫌世俊家寒，打断了说媒以后，一块沉重的心事，象块石头压在她的心里，时刻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在女伴中，她已是一个最不爱嘻闹的沉静的少女了。刚才当她在打草时看见了春英，便心神不安地有些惶惑。她害怕看见高家的人，又很想看见高家的人。打完草走在路上，她知道春英走在最后，便不由地放缓了脚步故意地等她；但一看见春英赶上来，她又心慌意乱地赶快跑走了。多么难以猜测的少女心情啊！就连她自己也无法捉摸。

慕湘《晋阳秋》第23章，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第346页！

◀评析▶小娥爱上了高世俊，可是小娥的父亲嫌高家穷，不同意结亲。这就使小娥产生了害怕见高家人（春英是世俊的嫂子），又很想见高家人的矛盾心理。这是真实可信的，矛盾的心理反映矛盾的现实。也正是这种矛盾的激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玉宝心想：“怕是来偷鸡的，喊吧。”又想：“不，这人一定家中没有办法了才来偷鸡，我要喊了，不就坑了他了吗？我不吱声，偷有钱人的鸡是应当的，把鸡都偷走，就不用啼明了，我们还多睡点觉呢。”正想着，又见那人伸起脖子，象用手捂住了鼻子。玉宝很担心地想：“小心点呀！四周扒皮听见，把你抓起来就坏了。”看看牛槽里还有草，想早点回去睡觉，又怕惊动了偷鸡的人。心想：“我要出去，把他吓跑了，他不是白来一趟吗？不，不惊动他，我在这里看看，是谁来偷鸡。”玉宝就蹲下，要看个偷的热闹。

高玉宝《半夜鸡叫》，引自《短篇小说》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北京第一版第75——76页

◀评析▶这段心理描写，不但反映了小玉宝的天真、富有阶级同情心，而且使周扒皮的突然被发现、小玉宝机智地和他进行斗争的情节得以展开。

“有人抢麦子啦！……”

道静心里一阵激跳。她高兴得几乎要大喊、要大笑。可是她马上使自己镇静下来。党领导的农民斗争毕竟爆发了！王老增和虎子、小马就可以吃几顿饱饭了！她怎么能够不高兴呵！……可是斗争究竟是什么样？农民用什么办法来夺回自己的麦子？她却是茫然无知。……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356页

◀评析▶这是林道静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在大地主宋郁彬家做联络工作时的一段心理描写，它既反映了林道静听到农民斗争爆发时的兴奋、激动的情绪，也为雄伟壮阔的农民暴动场面的描绘起了提领作用。

君实嗒然走到娴娴的书桌前坐下，随手翻弄那些纵横斜乱的杂志。娴娴的兀突的举动，使他十分难受。他猜不透娴娴究竟存了什么心。说她是不顾一切的要实行她目前的主张吧，似乎不很象，她还不能摆脱旧习惯，她究竟还是奢侈娇贵的少奶奶；说她是心安理得的乐于她的所谓活动罢，也似乎不象，她在动定后的刹那间时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刚才她虽则很洒脱地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未来的，不要空想；我们只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做我们所应该做。”然而她狂笑时有隐痛，并且无端的滴了眼泪了。他更猜不透娴娴对于他的态度。说她是有些异常吧，她仍旧和他很亲热很温婉；说她是没有异样吧，她至少是已

经不愿意君实去顾问她的事，并且不耐烦听君实的批评了。甚至是刚才不愿意听君实讲关于她的梦。

——呵，神秘的女子的心！君实不自觉地又这么想。

神秘？他想来是不错的，女子是神秘的，而嫋嫋尤其：她的构成，本来是复杂的。他于是细细分析现在的嫋嫋，再考察嫋嫋被创造的过程。

久被尘封的记忆，一件一件浮现出来；散乱的不连续的观念，一点一点凝结起来；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所谓创造，只是破坏。并且他所用以破坏的手段却就在嫋嫋的脑子里生了根。他破坏了嫋嫋的乐天达观思想，可是唯物主义代替着进去了；他破坏了嫋嫋的厌恶政治的名士气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盘踞着不肯出来；他破坏了嫋嫋的娇羞娴静的习惯，可是肉感的，要求强烈刺激的习惯又同时养成了。至于他自己的思想却似乎始终不曾和嫋嫋的脑筋发生过关系。嫋嫋的确善于感受外来的影响，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嫋嫋却是一丝一毫的影响都没有。往常他自以为创造成功，原来只骗了自己！他自始就失败了，何曾有过成功的一瞬。他还以为莫干山避暑时代是创造嫋嫋的成功时期，咳，简直是梦话而已！几年来他的劳力都是白费的！

他又想起刚才嫋嫋说的“你自己的手破坏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话来了。他不得不承认她的这句话是对的。他觉得实在是错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他，自以为有计划去实现他的憧憬的，而今却发现出来他实在是有计划去破坏自己的憧憬；他煞费苦心自以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而今却发现出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迷乱矛盾的社会，断乎产生不出那样的人。

旧同学的这句话闪上他的心头了。他恨这社会！就是这迷乱矛盾的社会破坏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么？在迷乱矛盾的空气中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绝望了！茅盾《创造》，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22——23页

◀评析▶这段细腻、具体的心理描写，透露了君实在自己的对于娴娴的性格进行创造的计划破产后的那种痛苦绝望的心情。他从娴娴的举动以及她对他的态度上，认真分析和探索了这个神秘的女子的心，考察了娴娴被创造的过程。作者一层深入一层地剖析了君实的心理变化；淋漓尽致地揭示君实失败后的那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自责、哀叹以致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从而深刻地暴露了大革命激变时期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此刻，他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比周围的人更幸福。因为她有了意中人占据她的心灵，牵连她的情怀，默默地享受着初恋的少女秘而不宣的快乐。她甚至想象这个秘密一旦揭开，女伴们该是多么惊讶，何等羡慕！在女伴们的印象里，她的眼界是很高的。她的出身优越，容貌佼佼，男同学里没人敢来高攀，要让她看中可不容易呀。她进行得那么巧妙，既不是父母之命，也不是媒妁之言，旅途相遇，一见钟情，象旋风般带来一切，使姑娘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真正罗曼蒂克！于是，她用甜蜜之丝编织着未来的情景，焦急地等待来自南通的反应。他收到她的信没有？画家的父母看了她的照片会不会评头品足？是嫌她过于俏丽，还是不够如意？哎！这件事可真难猜测……姑娘的心就象江南三月的天气，乍暖乍寒，时雨时晴。理由《痴情》，《十月》

1980年第6期

▲评析▶袁运生和绘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多大的挫折，始终如醉如痴地追求艺术；年青美丽的姑娘张兰英，不顾世俗的非议，因袭的观点，毅然投入他的怀抱。她比社会更看重人才，更懂得艺术的价值，难怪画家从张兰英身上获得了无比的精神补偿和力量，足以身处逆境而坚韧不拔。

引文用细腻的笔触刻划了一个“用甜蜜之丝编织着未来”、处在初恋快乐中少女的心理状态，而命运等待她的却偏偏是无穷无尽的磨难和酸辛，因此从全文看，这段心理描写为以后情节的发展起了映衬作用，突出了“痴情”这一题目。

采取心理独白形式

安：再见。（埃下）这件事害得我心神无主，作事也变成毫无头脑。一个失去贞操的女子，奸污她的却是禁止他人奸污的堂堂执法大吏！倘不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当众承认她的失身，她将会怎样到处宣扬我的罪恶！可是她知道这样做是不聪明的，因为我的地位威权得人信仰，不是任何诽谤所能摇动；攻击我的人，不过自取其辱罢了。我本来可以让他活命，可是我怕他年青气盛，假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用耻辱换来的，一定会图谋报复。现在我倒希望他尚在人世！……

〔英〕莎士比亚《量罪记》（朱生豪译），选自《莎士比亚戏剧集》（三）第四幕第四场，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88页

◀评析▶代理执政官安哲鲁的这番独白，无疑是一幅令人厌恶的自画像：人面兽心，少廉无耻；外表道貌岸然，内里男盗女娼！

阿尔巴贡：（他在花园就喊捉贼，出来帽子也没有戴。）捉贼！捉贼！捉凶手！捉杀人犯！王法，有眼的上天！我完啦，叫人暗害啦，叫人抹了脖子啦，叫人把我的钱偷了去啦。这会是谁？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样才找得着他？往什么地方跑？不往什么地方跑？他不在那边？他不在这边？这是谁？站住。还我钱，混账东西……（他抓住自己的胳膊。）啊！是我自己。我神志不

清啦，我不晓得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在干什么。哎呀！我可怜的钱，我可怜的钱，我的好朋友！人家把你活生生从我这边抢走啦；既然你被抢走了，我也就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安慰，没有了欢乐。我是什么都完啦，我活在世上也没有意思啦。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全完啦，我再也无能为力啦，我在咽气，我死啦，我叫人埋啦。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救活过来，把我的宝贝钱还我，要不然也告诉我，是谁把它拿走的？哦？你说什么？没有人。不管是谁下的这个毒手，他一定用心在暗地里憋我来的：不前不后，正好是我跟那忤逆儿子讲话的时候。走。我要告状，拷问全家大小：女佣人，男佣人，儿子，女儿，还有我自己。这儿聚了许多人！我随便看谁一眼，谁就可疑，全象偷我的钱的贼。哎！他们在那边谈什么？谈那偷我的钱的贼？楼上什么声音响？他会不会在上头？行行好，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求谁告诉我。他有没有藏在你们当中？他们全看着我，人人在笑。你看吧，我被偷盗的事，他们一定也有份。快来呀，警务员，宪兵，队长，法官，刑具，绞刑架，刽子手。我要把个个儿人绞死。我找不到钱呀，跟着就把自己吊死。〔法〕莫里哀《吝啬鬼》（李健吾译），选自《喜剧六种》第四幕第七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82页

◀评析▶疑神疑鬼的心理，荒诞无稽的逻辑，这是视钱如命的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性格。这一性格，恰好在阿尔巴贡歇斯底里，令人耻笑一番叫喊中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展示。这正是这段独白的独到之处。

“我会种出大黑郁金香来的，”高乃里于斯一边分球根一边自言自语。“我会得到十万佛洛林的奖金。我要把这笔

钱分给多德勒喜特的穷人，这样一来，有钱的人在屡次内战中引起的仇恨就会平息下去，我也就可以既不怕共和派也不怕奥兰治派，继续把我的花坛保持得非常美好。我也不必担心那一天会发生暴动，担心在多德勒喜特开铺子的和那些海港里的水手会跑来拔我的鳞茎给他们家里人充饥，正像他们想起我花二三百佛洛林买了一个鳞茎的时候，有时会低声吓唬我那样。就这样决定了，我要把哈雷姆的十万佛洛林奖金分给穷人。

“虽然……”

说到这个“虽然”，高乃里于斯停下来，叹了口气。

“虽然”，他继续说，“这十万佛洛林，如果花来扩大我的花坛，或者甚至到东方，到美丽的花朵的祖国去旅行一次，是很愉快的。”

“唉！不应该想到这些，现在这时世，时兴的就是枪、军旗、战鼓和宣言！”

〔法〕大仲马《黑郁金香》，1979年版第78页

◆评析◆黑郁金香培育者高乃里于斯对自己的事业有着美好的憧憬。他既想以重金笼络人心，又难舍“这十万佛洛林”，自信、得意、怜惜、忧虑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作者让人物以独白的形式来表露心机，就更加突出了他内心不可抑制的矛盾。

不，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下去了。天哪！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啊！他们往我头上浇冷水！他们不管我，不看我，也不听我说话。我做了什么得罪他们的东西？他们干吗要折磨我呀？他们要从我这个可怜虫那里取得些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啊。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再也

忍受不了他们的这些折磨，我的头在发烧，一切东西都在我眼前打转。救救我吧！把我带走吧！给我一辆飞快的三驾马车！上车吧，我的马车夫，响起来吧，我的小铃铛；飞奔吧，马儿，带着我离开这个地方吧！远些，再远些，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瞧，天幕在我面前旋转；星星在远处闪烁；森林连同黑糊糊的树木和树梢的月亮一闪而过；灰蒙蒙的夜雾在脚底下弥漫；弦索在夜雾中铮铮地响着；一边是大海，另外一边是意大利；瞧，俄罗斯的小木房也渐渐显露出来了。远处那幢蓝色的房子不就是我的家吗？窗子前面坐着的不就是我的老娘吗？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泪珠儿滴在他有病的头上吧！看一看，他们在怎样折磨他啊！把你的可怜的孤儿搂在怀里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立足的地方！他遭受着迫害！——妈妈呀！可怜可怜你的患病的孩子吧！……你们可知道，阿尔及利亚总督的鼻子下面生了个脓包？……〔俄〕果戈里《狂人日记》，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1978年版第71—72页

◀评析▶这一段滔滔不绝的独白，看似荒诞不经的狂言，其实正是作品的旨意所在。作者是借狂人之口对当时不平等的俄国社会发出愤怒的控诉，无情的痛斥和激越的反抗。独白手法的运用，大大地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只有刘勃卡一个人在家，她一手拿着一面镜子照着，另一只手一会整理她那没有梳过的松散的发卷，一会抚摸穿着绿色家常连衣裙的腰部，光着脚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走来走去，嘴里说着下面这一类话：

“喂，你这刘勃卡——小刘巴！凭哪一点男孩子们要这

么喜欢你，我简直弄不明白。……你到底有哪一点好看？呸，你大嘴巴，小眼睛，面貌不端正，身段……唔，身段倒还不错。……不，身段的确不错。……不过，要是仔细研究。……要是你去追求他们倒也罢了，可是根本没这回事。呸！去追求男孩子！不，我简直不明白……”

于是，她就对着小镜子左顾右盼地抖着发卷，光脚板清脆地打着拍子，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跳起踢毽舞来，一面哼着：

刘勃卡，小刘巴，我亲爱的小刘巴…… [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615页

◀评析▶作者安排得真巧妙，让刘勃卡对着镜子欢快地品评自己，充分展现自己的性格。尤其在姑娘的自问自答中，语气、句式灵活多变，显示出几分腼腆，几分逗趣，又有几分认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无忧无虑，纯真活泼，自负而又多情的姑娘。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园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页

◀评析▶高俅当了太尉之后公报私仇，将王进招去打骂一顿。王进慑于淫威，敢怒不敢言，情不自禁地暗自哀叹。

这里，以独白的方式让王进流露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是相当自然、贴切的。

“什么是金科玉律？这就是金科玉律！”台显庭心里说。

“谁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的猎取富贵，谁就是大人物。哼，要是我就不会贪污一百万元，还叫自己去坐牢！”他的眼神和嘴角上露出一丝嘲笑的笑容。“既然这个世界都是互相吞并的世界，你大科长侵吞了国家一百万，我再侵吞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他这么开脱自己的野心。“胜者王侯败者贼，就是这么码子事儿！权势富贵就是德性！”台显庭这么想。 管桦《将军河》（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第435—436页

◀评析▶这分明是一个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窃国大盗的自供词。作者让他独自抖露肮脏不堪的灵魂，远比从一旁加以揭露更为有力，更令人厌恶、鄙视。

小妹已趴在父亲膝上睡着了，金大义仍浸沉在幸福的幻想中。

“……真要是能跟上这么个人过一辈子，我也就含笑入土了！……多少年来，你越大，我越发愁肠，就怕你找不到可靠的人。……要是真能跟上这样的人，走就走吧，闯去吧，天下太平，年轻人，五湖四海闯荡去吧！” 梁信《碧海丹心》，选自《梁信电影剧作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126页

◀评析▶这段描写，托出了一颗火热的心。在这颗心上系挂着的，是金大义对爱女未来的关怀，对人民子弟兵的信赖和对青年一代的热望。这细腻而充实的内心世界，通过金

大义的独白来表露，就更加显得情真意切。

……旧社会我活了三四十岁没个象样的家。现在工厂就是我的家。除了牵挂工作，我没有别的可牵挂的东西。再说，我觉悟得晚，这就比人家先进的缺着多少年了。要是我有更大的能力就好了！现在没做出别的，只有尽力能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候我有点小病小痛也尽力克服着，照常上班，不去不安心。这并不是我自以为特别重要，觉着工作缺了我不行。实在是想：那件活我熟，一请假大小会造成点损失。我能尽自己的力就尽自己的力。有时候家里孩子病了，老婆说孩子多有困难，要求我告假领孩子去看病。我就说：你看看！这街上现成有工厂自己的医院，你把大孩子领去看病，小孩子暂时托人管一管，这还能算个困难？我小时候，八岁扛小活，几时见过什么叫医院？又几时知道药水药面是什么东西？人才吃这几年饱饭，记性别太坏啊！ 韦君宜《家训》，选自《女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评析▲作者以独白的方式，让一个老工人直抒胸臆，刻画了他热爱社会主义和先公后私的精神境界。笔调醇厚，朴实感人。

离谢惠敏的家越近，张老师心上的内疚感便越沉重。过去，对谢惠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他总觉得自己难以承担责任——他在接班不久的情况下，就向谢惠敏含蓄地指出过，不要只是学习零星的语录，不要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要认真学习原著，要独立思考……但谢惠敏并未领悟。今天，张老师有了新的感触，他责问自己，虽然去年十月以前的那个学期里是个乌云压顶的形势，可是，难道自己就不能更勇

敢更坚决地同荒诞、反动的东西作斗争吗？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惠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识别真假吗？……

快到谢惠敏家的门口时，一个计划已在张老师心中初现轮廓：他今天要把书包中的那本《牛虻》留给谢惠敏，说服她去读读这本书，允许她对这本书发表任何读后感，然后，从分析这本书入手，引导谢惠敏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答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应当怎样认识生活？应当怎样了解历史？应当怎样对待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评析▶刘心武塑造人物的特点是着力向人物精神世界开掘，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往往把自己思考的过程或思考的结论，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出来。刘心武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把自己的思考熔铸在人物形象之中，用切合人物身分的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就往往带有议论的色彩。

引文是小说结尾张俊石老师充满信心地到谢惠敏家途中的一段心理独白，它进一步刻划了在治疗“四人帮”带来的无形的精神创伤，纯洁人们灵魂这一艰巨斗争中张老师独特的战斗英姿，发人深思，令人敬佩。

通过梦境、幻境的描写

表现人物的心理

当他回到市街，拥挤在店铺前面的灯光下的行人，就象是一群魔鬼在他四周来来去去。他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一些奇异的幻像骚扰着他的心灵。他也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路，也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男人和女人，但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互相融混。在巴赫耶西街的街角上，有一家杂货店，斜檐周围是照上古的习惯满挂着锡圈，锡圈上系着一圈木头作的假蜡烛，迎着风象响板一样发出轧轧的声音。他相信听到了蒙特佛贡的骷髅在黑暗里碰响。〔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67页

◀评析▶作恶多端的人往往心虚胆怯。孚罗诺副主教就是这样的人。他连连伤害别人，便老是疑心鬼魂缠身。这段幻景充分揭示了他心灵上的惶恐和不安。

米莱狄梦见自己终于捉住了达尔大尼央，她从旁看着他受惨刑，目睹着他那种使人憎恨的血在刽子手的斧头下面流出来，因此在她的嘴唇上显出了娇媚的微笑。〔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李青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679页

◀评析▶米莱狄出于复仇心理以梦见达尔太尼央遭受酷

刑为快慰，从这段引文中读者不难看清一个被美貌和微笑掩盖着的心狠手辣的女人真面目。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一个钟头就沉酣地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灶台上，趺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俄〕契诃夫《万卡》（汝龙译），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266页

◀评析▶小万卡忍受不了学徒生活的煎熬，写信央求爷爷来带他回家。可是，他寄出的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小万卡最终未能摆脱厄运。作者在这里给小万卡一个甜美的梦，用希望衬托后来的失望，用幸福的梦境衬托悲惨的现实，使作品富有巨大的感染力。

我却不睡。我望着草原上的黑暗，在我的眼前，空中浮现了拉达的皇后般美丽而骄傲的身影。她的手里握着一缕黑发，紧紧地按住她胸前的伤口，从她那浅黑色的细长的手指缝间渗出来的一滴一滴的鲜血，象火红的小星星似地落在地上。

在她的背后，紧靠着脚跟，浮现了勇敢的年轻人罗伊科·左巴尔，他的脸给浓密的黑色卷发盖住了，头发下面滴下来急骤的、冷冷的、大颗的泪珠……〔苏〕高尔基《马卡尔·楚德拉》，选自《高尔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评析▶这是小说快结束时，“我”的一段心理活动。在“我”的想象、幻觉中，再现了勇敢美丽的左巴尔和拉达的形象，寄托了作者对坚强不屈，为自由而牺牲了生命的年

轻的茨冈人拉达和左巴尔的崇敬和赞美。

可是一切思虑忽然中断，消灭，被恐惧吓走了。阿尔达莫诺夫忽然看见那个妨碍他象阿历克塞那样、象别的活跃的人那样轻松、而勇敢的活下去的人就在自己面前，这个妨碍他的人长着四方脸膛，一把大胡子，坐在他对面茶炊那边；他默默的坐着，用左手的手指头抓住胡子，用手心托着脸；他那么悲伤的瞧着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好象就要跟他离别一样，同时又好象可怜他，不知为了什么在责备他。这人瞧着他，哭了，从发红的眼皮下面淌下热辣辣的眼泪；有一只大苍蝇在胡子边上、左眼附近走动；它就象在死人脸上一样的爬来爬去，后来爬到鬓角上，在眉毛上面停住，瞧着眼睛里面。

“怎么着，坏蛋？”阿尔达莫诺夫问自己的敌人；那敌人不动，也不答话，光是动了动嘴唇。

“你哭了吗？”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幸灾乐祸的叫起来。“你这混蛋，把我搅得乱七八糟，你自己倒哭了吗？可怜自己啦？哼哼……”

他从桌上拿起酒瓶，抡开胳膊，往那略略光秃的脑壳上砸过去。〔苏〕高尔基《高尔基选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227—228页

◀评析▶彼得虽是工厂主，有万贯家私，但他并不感到快乐。他总认为他周围充满了敌意。他孤独、烦闷，一切都不顺心。这段幻景便是他杂乱心理的自状。

然而她今天却不能不独个儿弹着施克里亚宾的乐曲了。这声音如同冰柱一样慢慢地掉进她的心胸，仿佛掉进黝黯

的、无底的湖的深处。掉下去的时候，它们激动了闪烁的水面，往下沉，湖水在不断地涨落，就在这温暖的黑暗里，她的心闷闷地、不安地跳着，好象很快，很快，就在这会儿，就在这一刹那，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第一部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评析**▶少女的心犹如一池清澈平静的水，一旦被爱情所搅动，就难以平静下去了。对达莎来说，向往爱情却又难以得到它，为此很苦闷。作者用“冰柱下沉”的幻景反映她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恰到好处。

“我要完啦！”他脑子里不断闪过这个念头。但他还在走。

森林默然伫立。它仿佛执意与他为敌，紧紧包围着他，不给他一线光明、一线希望。

“我要完啦！”玛加尔一再这样想。

他精疲力竭了。小树枝已毫不客气地抽打他的脸，嘲笑他一筹莫展的处境。一只小白兔跑到空地上，屈起后腿坐着，抖动带黑斑的长耳朵，一边洗脸，一边放肆地朝他做鬼脸。它使他明白，它是认得玛加尔的，知道他就是在林中巧妙地装置捕兽器杀害兔子的那个玛加尔。现在轮到它嘲弄他了。

玛加尔异常伤心。原始森林却活跃起来，对他怀着敌意。现在稍远的树木也伸出枝条挡他的路，扯他的头发，抽打他的眼睛和脸颊。一群松鸡从隐秘巢穴里出来，瞪着好奇的圆眼看着他。几只雄松鸡拖着长长的尾巴，气鼓鼓地张开翅膀，在母松鸡中间奔跑，还大声讲述玛加尔的诡计。最后，成千只狐狸在更远的密林里露面了。他们往肚里吸着空气，转动

尖耳朵，讥嘲地望着玛加尔。兔子们则站着哈哈大笑，说玛加尔迷了路，再也出不了森林啦。

这太过分啦。

“我完啦！”玛加尔想道，并决心快点完蛋。

他卧倒在雪地里。

寒气更凛冽了。北极光的最后余晖闪烁着，掠过天空，从森林上空窥视着玛加尔。从遥远的恰尔岗送来了钟声最后的余音。

北极光闪了一下，熄灭了。钟声停了。

玛加尔死了。〔俄〕柯罗连科《玛加尔的梦》，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1978年版第214—215页

◀评析▶玛加尔酩酊大醉之后，进入离奇荒诞的梦境。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压榨和四处碰壁的农民玛加尔即使在梦境里也无法摆脱那种遭人讥嘲、愚弄、欺凌的境遇，生活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完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被冷酷的现实损伤了的心。

他常常叫她到那拱形的、砖砌的地窖里去拿酒，在那儿有很大的蜘蛛在爬来爬去。叶丽柴维妲·季耶芙娜蹲在一个酒桶前面，望着血红的卡白纳酒流进陶制的坛子里，总是海阔天空地冥想。她怀着喜悦的辛酸，想象到有一天阿尔卡奇会把她杀死在这儿，就在这个地窖里，埋在一个酒桶底下。许许多多的冬夜过去了。他会点起一支蜡烛，走到这儿有蜘蛛的地方。他会坐在一个酒桶前面，也象她现在这样望着酒流，他会突然叫起来：“莉莎！……”可是没有人答理——只有蜘蛛在墙上跑着。于是他会生平第一次地哭起来，因为孤寂，也因为无比的忧伤。这样想啊想的，叶丽柴维妲·季

耶芙娜就觉得她所忍受的一切侮辱都得到了补偿——归根结蒂，得到胜利的不是他而是自己。〔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第一部二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评析▶叶丽柴维姐婚后的生活十分不幸，冷酷、残忍、暴烈的丈夫给予她的只有野蛮的欺辱。叶丽柴维姐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幸福，只有以种种妄想来自我欺骗、寻找安慰。这段妄想，真实、细腻地反映她对平等，美好生活和爱的渴望。

太阳升起来以后，蒙太尼里睡着了。整夜的烦恼不安的痛苦，弄得他精疲力尽，睡着以后安静了片刻，就做起梦来。

起先，他的梦境是模糊的，各种形象和幻想的断片接踵而至，飘飘忽忽，不相连贯，但都同样隐含着挣扎和受苦的意味，带着一种形容不出的恐怖的阴影。随后他就梦见自己失眠；这是他所熟悉了的一种可怕的旧梦，好几年来一直对他是一种威胁。即使在梦里，他也认得那些梦境都是他以前经历过的。

他在一片巨大而空旷的野地里徘徊，想要找个清静地方可以躺下去睡觉。但是到处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他似乎和那些喧闹离得稍远一些，也找到一个地方躺下来了，时而是一片草地，时而是一条木凳，时而是一块石板。他闭上眼睛，用两只手盖在上面挡住光，并且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睡了。”但是人群马上向他拥过来，大声叫嚷着，呼啸着，喊着他的名字，求他：“醒来！快醒来！我们需要你！”

他又重新回到一座巨大的宫殿……但他刚选中了一个黑暗的房间躺下去，就有一个人拿着一盏灯进来，无情的灯光照着他的眼睛，并且说：“起来，有人找你。”

他起了床，继续向前游荡着，摇摇晃晃、踉踉跄跄的，如同一只受了重伤快要死去的野兽；于是听见钟敲了一下，知道半夜已经过去了——宝贵的夜竟是这么短促的。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一到了六点，全城的人就都要醒来，就再也不得安静了。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正要躺到一张床上去，但是有一个人从床上跳起来，喊道：“这张床是我的！”他只得怀着绝望的心情退出去。

.....

他在一条很长的地下走廊里面了，那是一条低矮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拱形地道。无数的灯烛在那儿照耀着；跳舞、欢笑和快活的音乐声，透过那木格子的顶壁传下来。在上面，在头顶上，那个活人住的世界里，人们无疑正在那儿欢度什么佳节。啊，到哪儿去找一个躲藏和睡觉的地方才好呢；只要小小一块地方，哪怕是一个坟墓也好！正在这么说，他就跌在一个开着口的坟墓上了。一个开着口的坟墓，正发出一阵阵死尸和腐烂的臭气的坟墓，……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够睡就行了！

“这个坟墓是我的！”那是葛兰第斯；她一面喊，一面抬起头来，从腐朽的尸衣上面对他瞪视着。于是他跪了下来，向她伸出两只手。

“葛兰第斯！葛兰第斯！可怜我点儿，让我爬进这个狭窄的空隙里来睡觉吧。我并不向你求爱；我不来碰你，也不跟你说话，只要你让我在你的身边躺下，睡觉！啊，亲爱的，我是好久没有睡觉了呢！我再也不能熬过一天了。光亮直照到我的灵魂上来，声音把我的脑子都打成粉碎了。葛兰第斯，让我进来睡觉吧！”

他似乎已经把她的尸衣拉过来盖上自己的眼睛了。但是葛兰第斯突然缩了开去，尖声叫着：

“是亵渎神圣呢，你是一个教士！”

他继续向前游荡着，终于到了海边，站在一些光秃秃的岩石上，一道强烈的光正从天上照射下来，海水正在发出它那低沉的、不安的、永恒的哀号。“啊！”他说，“大海对我一定会慈悲一些；它，也和我一样，疲倦得要死而不能够睡觉。”

于是亚瑟从深海里升起来，大声喊着：

“这海是我的。” 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第275—277页

◀评析▶这段梦境是红衣主教蒙太尼里一生的缩影。他面善心毒，多行不义，庄严的主教道袍掩盖不了他的丑恶行径。作者通过梦幻的描写暴露了他失魂落魄的丑态和惶恐不安的心理。

终于，短如一瞬的暮色沉下来，遮隐了白纸上的文字。老人便枕首于石上，闭着眼睛。于是那“守护着光明的琛思妥河华的圣母”便把他的灵魂送回到那一片“被各种作物染成彩色斑斓的田野”上。天上还闪耀着一长条一长条金色和红色的晚霞，他的灵魂便乘此彩云，回到挚爱的祖国，耳朵边听到了祖国的松林在呼啸，溪流也在淙淙私语。他看一切风物，都宛然如昔；一切都在问他：“你还记得吗？”他当然记得的！他看见了广大的田野，在这些田野之间，便是森林和村庄。这时天已入夜。平时在这时候，他的灯总已照耀在黑暗的海面上；但是此刻他却正在祖国的村庄里。他的衰老的头俯在胸前，他正在做梦。种种景色，稍微有些纷乱。

地、都在他眼前很快地闪过。他没有看见他所诞生的屋子，因为已经给战争毁了；他也没有看见他的父母，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但是村子里的景色，还依然如旧，好象他还是昨天才离开的，——整整齐齐的一排茅屋，窗子里透着灯光，土阜、磨房、相对的两个小池塘、通夜喧闹着蛙鸣。有一回，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担任全夜守卫；现在，当时那些景象，又立刻历历呈现在眼前。一会儿他又是一个枪骑兵了，他正在那里站岗；远处便是一家小酒店，他不时向那里溜一眼。在夜的寂静中，可以听到喧哗、歌唱和叫喊的声音，还有呜呀呜呀的小提琴和低音四弦琴的声音。后来那些枪骑兵都上马疾驰而去，马蹄在石上踢出火星来，而他却骑马独立在那儿，疲倦得很。时间慢慢地过去，终于人家的灯火都熄灭了；现在，眼光所看得到的地方，尽是一片迷蒙；已而浓雾升起，显然是先从田野里开始，如一片白云包裹了大地。你可以说，这简直是一片海洋。但这实在是田野；不久你就会得在黑暗中听到秧鸡啼声，而芦苇丛中的白鹭也会叫起来了。夜色很平静，很冷——一个真正的波兰之夜！在远处，松林正在无风而自响，宛如海上的涛声。东方快发白了。真的，鸡已在篱落间啼起来，一家家的互相应和着；天上已经有鸛鸟在飞鸣而过。这枪骑兵觉得精神很爽快。有人曾经讲起过明天的战争。嗨！这将是象别的一切战争一样，挥着枪旗，呐喊着，厮杀上去的呀。青年人的血，尽管为夜寒所冻，却还如号角一般地在响着。但天已渐明，夜色逐渐衰淡下去；林树、丛莽、村庄、磨坊以及白杨，都已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井上的辘轳正在象塔楼上的金属旗那样吱吱的响。在鲜红的晨曦中，这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的国土呀！啊，这至爱的国土，这唯一的国土！

〔波〕亨利

克·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引自《东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35—337页

◀评析▶这一大段文字以写梦为主要成分，揭示了远居他乡的史卡汶思基老人丰富深挚的内心世界：手捧着爱国诗人的著作，他的灵魂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沉湎于对家乡的回忆之中。这就把人物对祖国、家乡的眷恋之情写得十分细腻、深刻。然后通过梦境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再现了他昔日在故乡的生活，从而为他爱国情感的抒发提供了依据。作者的安排是十分巧妙的。

……梦的断片，也同时闪闪烁烁地浮出：——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赞颂……。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

他因为这些梦迹的袭击，怕得想站起来，走出房外去，但终于没有动。也想将这些梦迹压下，忘却，但这些却象搅在水里的鹅毛一般，转了几个圈，终于非浮上来不可；

——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他跳在神堂上……。那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知道他们都是都来攻击他的……。

——“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他听得自己这样说。

——荷生就在他身边，他又举起了手掌……。

鲁迅《弟兄》，选自《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47—148页

◀评析▶张沛君常自嘘“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理”。然而，他在梦中呢：当弟弟死后，他就偏爱自己的孩子，却把弟弟的孩子“荷生”痛打出血。至此，作者告诉人们：自私、虚伪，这才是张沛君真实的心理。作者写梦别具一格：不写酣睡的梦，而只写初醒时“梦的断片”，使之更接近现实真象。这种写法值得借鉴。

……很奇怪，在这个当儿，我并不哭，只呆呆地向着父亲的面孔望。我心里想着：“我父亲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忍心下这般的毒手？哀告你不允，也就罢了，你为什么将他打到这个样子？唉！刘老太爷你是人，还是凶狠的野兽？是的！是的！我与你共戴天，不共戴天！”

“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地行凶作恶？我们是你的佃户，你是我们的主人？哼！这是什么道理呀？我们耕种土地，你坐享其成，并且硬逼迫我们饿死，将我们打死，陷我们于绝境……世界上难道再有比这种更为惨酷的事么？”

“爸爸！你死在这种惨酷里，你是人间的不幸者——我将永远不能忘却这个，我一定要……爸爸呀！”

当时我想到这里，我的灵魂似觉已离开我原有的坐处。模模糊糊地我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径自出了家门，向着刘家老楼行去。进了刘家老楼大门之后，我看见刘老太爷正在大厅与一般穿得很阔的人们吃酒谈笑，高兴得不亦乐乎。他那一副黑而恶的太岁面孔，表现出无涯际的得意的神情；那一般贵客都向他表示出十二分的敬礼。我见着这种状况，内心的火山破裂了，任你将太平洋的水全般倾泻来，也不能

将它扑灭下去。我走向前向刘老太爷劈头一菜刀，将他头劈为两半，他的血即刻把我的两手染红了，并流了满地，满桌子，满酒杯里。他从椅子上倒下地来了，两手继续地乱抓；一般贵客都惊慌失色地跑了，有的竟吓得晕倒在地下。

大厅中所遗留的是死尸，血迹，狼藉的杯盘，一个染了两手鲜血的我。我对着一切狂笑，我得着了最后的胜利……蒋光赤《少年漂泊者》，选自《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96—97页

◀评析▶父亲的惨死，激起了“我”胸中的满腔怒火，要报仇，要雪恨！那内心悲愤的控诉，无异是杀敌的誓言；而那眼前的幻景，则预告了必将出现的杀敌壮举。火辣辣的语言、活生生的描写，使人读来如见其景，痛快淋漓。

冈田带着刻毒的快意瞧着那两个部下士兵的灭亡，正想抬起枪口再向抬枪船扫射，突然眼前火光一亮，耳边轰的一声，立刻浑身感到一阵瘫软，两手从枪柄上松开，身体向后仰跌下去。他意识到自己是被游击队土炮的霰弹打中了，虽然还弄不清打中的是什么部位，可是很快地觉得眼前模糊起来。他竭力睁大眼睛，只见一个人头先从船舷外面露出来，接着很快升起，一个敞开着衣襟的汉子从下面爬上来，跨过栏杆，手里挥摇着一杆驳壳枪……冈田忽然想到自己衣袋里还有着杆勃朗宁手枪，正想伸手进去，但眼睛却象被一层黑帘遮住，什么都看不见了。然而他头脑里的意识却还没有消失，在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自己卧室套间里的那两只大樟木箱。在两个月之前，他曾经想把那些劫夺来的宝贝送回本国去交给自己的家属保管，但结果由于怕海道运输不够稳妥，便打消了这个主意。

“唉，早知道的话，那时候送了回去就好了，现在都便宜了青木……”——这便是这个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最后一个念头。 村荼《姑苏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441—442页

◀评析▶已经死到临头，却还幻见不义之财——两只樟木箱。侵略者掳掠劫夺的豺狼本性得到了多深的揭露！作者捕捉人物的“最后一个念头”来完成对人物的最后刻画，是别出心裁令人赞服的。

在爱情的海洋里，徐文霞本来已经绝望了，却忽然碰着救命圈，她拚命地抓着，深怕滑掉。夜里，她常常梦见张俊铁青青脸，指着她的鼻子骂：“我把你当块白璧，原来你做过妓女，不要脸的东西，从此一刀两断！”徐文霞哭着，拉着张俊：“不能怪我呀，旧社会逼的……”张俊理也不理，手一摔，走出门去。徐文霞猛扑过去，扑了个空。醒来却睡在床上，浑身出着冷汗，索性痛哭起来，泪水湿了枕头，人还在抽泣。 陆文夫《小巷深处》，选自《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评析▶旧社会的妓女生涯，在徐文霞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疤痕，她是多么害怕触伤它啊，特别是她萌发了炽热的爱情以后。这段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特有的内心世界。

这晚上我一夜合不上眼，总是想到红军。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着了。我梦见我的腿上长了毛，一抬腿就飞了起来，一扭身就到川北了。哎呀，一片红色，红头发，红眉毛，红衣服。我又梦见我带着红军回来了，一下子就把王大老爷捉起来。好家伙！他还凶呢，推了我一把，问我：“王天林，

你在干什么？”我顺手给他一个耳光，大叫：“我要杀你的脑壳！”正叫着，我醒了过来，睁眼一看，立在我面前的正是王大老爷，他大声叫：“王天林，你在干什么，这时候还不起。” 马识途《找红军》，引自《短篇小说》第二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33页

◀评析▶饱受财主欺压的王天林日日夜夜思念红军，向往红区，渴望报仇。梦境的描写不仅再现而且增强了人物的这种心愿。末尾“王大老爷”的叫喊把人物带出梦境，使全段描写虚实相应。

枕边苹果的醉人芳香在黑暗中向晚妹袭来。张宗禹的影子出现在她的眼前。他微笑着，眼睛明亮得象蓝天上刚刚升起的银星。忽然，他从晚妹的眼前升高起来，高过车篷顶，高高地升到云端里去了。车篷顶不见了，只看见幽蓝、深邃的夜空和无数颗闪光的星星。他在微笑，但不是向晚妹一个人微笑，而是向着浩瀚无边的天宇微笑了。他越升越高，离晚妹越来越远。…… 凌力《星星草》第四章第四节，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

◀评析▶晚妹十分崇敬和爱慕张宗禹，作者抓住晚妹战斗负伤的情节，把握住恋人病痛时特有的心理，插入张宗禹幻现的生动描写，这就透彻地体现了她热烈真挚的爱憎。

通过景物(或特定环境) 来透露人物的特定心情

路边上立着一棵橡树。它大概十倍于成林的桦树的年龄，比它们粗十倍，高两倍。那是一棵大树，它的腰围有两抱大，显然好久以前它的一些杈子已经折断，它的皮上也现出了瘢痕。它生有不匀称地伸出的不好看的大胳膊，又生有多结节的手和指头，它象一个古老的、严厉的、傲慢的怪物一般站在含笑的桦树中间。只有点缀在树林中间的死样的、常绿的纵树，还有这一棵橡树，不肯对春天的魔力屈服，既不注意春天，也不注意阳光。

“春天，爱情，幸福！”这棵橡树似乎说道。“你们不厌倦那种愚蠢的、无谓的、经常反来复去的欺骗吗？永远是一个样子，永远是一种欺骗！没有春天，没有太阳，没有幸福！……”

穿过树林的时候，安德列王爵几次转过身子看那棵橡树，好象从它身上期望一点什么。在这棵橡树下面，也有花有草，但是它站在它们中间，依旧板着脸，僵硬，丑陋，冷酷。

“是的，橡树是不错的，一千倍不错的，”安德列王爵想道。“让别个——年青的人们——再来上当吧，但是我们认识人生，我们的生命已经完了！”

一整串绝望而又愉快得可悲的新思想，随着那棵树在他灵魂中腾起。在这趟旅行中间，他好象把他的生活重新考虑

过，得到他的旧结论，安于它的绝望：他没有资格再来开创任何什么——不过他应当度完他的生活，以不作有害的事为满足，不惊扰他自己，也不希求任何什么。（第二章）

.....

这已经是六月的开头，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车子赶进那给过他非常希奇难忘印象的多结老橡树所在的桦树林。在树林里，马铃响得比六个星期前更加沉闷了，因为这时一切都是茂盛的，多荫的，浓密的，点缀在树林里的小纵树，并不破坏总体的美，却适应了周围的情调，长满带绒毛的娇绿的嫩枝了。

那一整天都是热的。什么地方暴风雨在酝酿，不过只有一小片云轻轻地散布了一些雨滴，洒在多尘的路上和嫩叶上。树林的左边在阴影中是暗的，右边在阳光中发亮、潮湿而光泽，微风几乎摇不动，一切都是繁荣的，夜莺唱起来，它们的声音时近时远地震荡。

“是的，跟我意见相投的那棵橡树，就是在这个树林子里，”安德列王爵想道。“可是在哪里啦？”他又惊疑道，一面向路左边看，于是满怀赞美地看他寻找的那同一棵橡树，他认不出来了。那棵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子，展开一个暗绿嫩叶的华盖，如狂似醉地站在那里，轻轻地在夕阳的光线中颤抖。这时那些结节的手指，多年的疤痕，旧时的疑惑和忧愁，一切都不见了。透过那坚硬的古老的树皮，以至没有枝子的地方，生出了令人无法相信那棵老树会生得出的嫩叶。

“是的，这就是那棵树，”安德列王爵想道，于是他陡然起了一种欢喜和更新的不可理解的春天感。他一生最好的时刻突然都记了起来。奥斯特里齐和那崇高的天空，他太太那死后的不满意的脸，渡头上的彼尔，被夜间的美撩动了的

那个少女，那夜间自身和月亮，还有……这一切忽然间涌上心头。

“不，生命在三十一岁上并未过完！”安德列伯爵突然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内心有什么东西，我一个人知道是不够的——人人都应当知道：彼尔，那个要飞进天空的少女，人人都应当知道我，这样我才不至于专为我自己活着，与别人完全无关，这样我的生命才可以在他们全体身上反映出来，他们和我可以和谐活下去。”（第三章）〔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697——704页

◀评析▶这是二段相当精采的描写，作者意欲写人，却先由景入笔，“橡树”厌世、绝望，树林“死样的”，而一个半月后，同是此地此景，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其实，景随人意，景物的变态，还不是安德列由失去生活的信心到青春复萌的心理变化的真实写照吗？作者匠心独运，以童话的手法设景托情，人物心理被写活了，整段描写也更显艺术魅力。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所引起的印象；彼得，穿着制服和长统靴，带着阴郁而兽性的脸色，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什么，一定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的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的。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闭上

锁。一个裙子里撑着钢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心里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废的形体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跑下去。〔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096页

▲评析►小说主人公安娜终于发现她所爱的并为之作出巨大牺牲的渥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自私、虚伪的纨绔子弟，感到十分痛苦和失望。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她感到眼前的所有人物都是极其虚伪和丑陋的。

偌大的一个个房间，她现在觉得好不舒服，房间里的东西也仿佛多余似的。主人家一走，连会客室里那几幅立体派的图画也好象不再叫人害怕，而且褪了色了。帘帷带着死气沉沉的褶皱挂在那儿。〔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评析►达莎内心黯淡、凄凉、寂寞、不安，便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常态。景物的简单勾勒，逼真地衬托人物的心情，真是妙极。

他们喜欢他那种气派；这一点他是感到的，他想到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不由得高兴，就越发醉了。他神采焕发，光辉夺目，如同这个晴朗的春日，也如同整个大地——大地上华丽的点缀着青草和树叶的嫩绿，飘着桦树和小松树的清香，那些小松树的金色蜡烛直指着深邃的天空。这年的春天来的早，天气暖；野樱树和紫丁香已经开花了。一切都喜气洋洋，一切都欢天喜地；这一天就连人们心里的一切好东西也好象都开了花似的。〔苏〕高尔基《阿尔达莫诺

夫家的事业》，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78页

◀评析▶作者对人物的心情没有多作交待，却给精心设置的景物染上一层朗丽的色彩；景随情异，以景托情，人物内心的喜悦便洋溢于笔端。

一阵难以克制的倦意使谢辽萨四肢乏力，心里迷糊，使他有时竟忘记他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童年那种平静纯洁的感受渐渐来到他的记忆中，那时他也是这样闭着眼睛，躺在草原里的草上。太阳也是这样晒在他的身上，蜜蜂和山峰也是这样在四周嗡嗡地叫着，空气中也是这样散发着晒热的草的气味，世界也是显得这样可亲、澄净和永恒。可是他耳畔似乎又听见摩托车的轧轧声，在蓝天的背景上他似乎又看到这些戴着大得出奇的眼睛的摩托车兵，他忽然明白，童年的平静纯洁的感受，儿时的这些无比的幸福的瞬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一会儿心里又苦又甜地紧揪着，一会儿整个身心又充溢着在他血液里沸腾的、强烈的战斗的渴望。

〔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185页

◀评析▶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生活，触发了谢辽萨对儿时幸福生活的回忆。在这里，作者巧以四个“也是这样”的排比写景，并插入“摩托车”和“摩托车兵”的幻觉，形成今与昔的强烈对比，从而突出了谢辽萨在由回忆而产生的苦与甜，恨与爱交织而成的心情，揭示了他奋勇参战，卫国杀敌的思想基础。

那天很晚的晚上，渔场上的工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马尔华很疲倦的，沉思着坐在一只底朝着天的破船上，望着那

昏暗里的海。那边，很远的，有火在闪烁着；马尔华知道这是华西里烧的柴火堆。孤独的，仿佛迷失的乌黑的海的远处的火，一忽儿很鲜明的闪动着，一忽儿又在隐下去，似乎疲乏得很。马尔华很忧闷的看着这一个红点，那么迷失在荒野里，在不断的波浪的喧哗里微弱的抖动着的火光。 《高尔基选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58页

◀评析▶主人公马尔华这个热爱自由，不愿受人支配的女人，当她感到困惑、烦恼以及怜恤她的情人华西里的时候，她所看见的海景，孤独的、疲倦得很的迷失在荒野里和微弱地抖动着的火光……不只是表现景色怎样刺激了人物的情绪，而且使景色本身染上了观赏者的情绪色彩，因而人物的情绪状态显得更易了解。

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只听唢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唰唰的作响，枝梢上吱吱发哨，……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后咻咻咻似有闻嗅之声，不觉头发森然竖了起来。由不得回头一看，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的魂不附体……却是一只大狗。……凤姐此时心跳神移，……方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晃。……已经吓得神魂飘荡。恍恍忽忽的似乎背后有人说道：“嫌娘连我也不认得了？” 曹雪芹《红楼梦》第11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1289——1290页

◀评析▶有些作家对景物的描写以人物的感情为背景，给静止的景物赋予了特定的感情色彩。在《大观园月夜警幽魂》中，曹雪芹就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揭露王熙凤的心理状

态的。这个女人阴险毒辣，平时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因此一遇风吹草动就心惊血跳、惶恐不安。这一心理活动通过景物表达出来，比外在叙述更为有力。

冉阿让听着歌声，什么都不再想了。他望见的已经不是黑夜，而是一片青天。他觉得自己的心栩栩然振翅欲飞了。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553页

◀评析▶：冉阿让侥幸逃脱了一次追捕。当巡逻队噪杂粗暴的叫喊声渐渐远去，而小比克布斯女修院传来阵阵“颂主歌”时，冉阿让的心情由极度紧张变得弛然了。寥寥几笔，极其简炼地勾勒出人物的心理状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儿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象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象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

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象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来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有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象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象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

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妒羨，也正象“陈老爷家”在镇上为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家老爷”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有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象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茅盾《春蚕》，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76—77页

◀评析▶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国民党的残酷压榨，给

富饶的蚕乡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眼看祖传的蚕业濒临彻底破产，蚕农老通宝怎能不触景生情，忧心如焚，感慨万端呢。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物勤劳、善良而又迷信守旧的思想性格，还看到了这种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民的思想性格所必然产生的悲惨命运。景物的设置，既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了铺垫，又揭露了“丰收成灾”的黑暗现实。

她坐在门槛上，两手托住下巴骨子，倚在墙根，眼睛滴溜溜的盯住东南大坟上望，“圩里的黄狗今天夜里能死干净了，明天我就把他弄我家里养活了再送到部队里去，……”想罢站起身来又向门外跑。

她爬在墙角上望了半天，圩上的黄狗——还在圩上走来走去，明晃晃的刺刀一亮一亮的。她叹了一口气，扭转头来，仍坐在门槛上，曲着指头算账：“前孙庄、后孙庄、东刘庄、西罗庄、小冯庄、小马庄、贾老庄，四面插不下脚去，都住了黄狗，插翅也飞不掉，这——到怎好呢？……”她爬在门旁淌下眼泪。

天！陡陡的黑下来，尖溜溜的东北风，刮下一片一片的雪花子，在他眼里飘来飘去。她骨碌站起来：“呀！这是雪啦！”她脸色都变得发白了。

她跑到门外，迎着风头，雪花越刮越大，满天看着盖下来，她的心里一念：“我告诉大风子吧：把他抬到家里来！”她掉回身子，冲冲跑进屋子，一把抱住大风子：“乖乖！你快与妈妈去……”突然心里一跳：“抬到家里放到哪块？黄狗一来不是白白的送死吗？……要是告诉大风子说我埋过新四军，她日后讲出去，骂就被人骂死了，我哪块还有脸去见人呢？……”她丢下手，轻轻坐至七月子旁边去。 陈登

科《活人塘》，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34—35页

▲评析▶小说主人公薛陆氏一心想救出被活埋而未死的我新四军战士刘根生，可是“黄狗”戒备森严，难能相救，这使她焦虑万分。你看她时而眼睛滴溜溜的“盯住东南大坟上望”，时而“曲着指头”盘算出路，而当看到风起雪飘时，更是不安地“骨碌站起来”，“脸色都变得发白了”。这里，环境景物的描写为人物内心的起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行动、肖象的刻画更加生动地烘托出人物当时的心情。多种描写有机结合，使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妻子回到屋里，躺下，又爬起来。有时候难以忍耐地，甚至想点上灯，可是她终于没有点。从开着的半面窗口，望出去，一轮圆月，在天空穿着云，飞跑着。她仿佛还觉得山径上矮树丛里，月光在晃动。大炮还在远处响。就象打在上。她知道，这是战争。半年多以前，地方上刚组织游击队的时候，她还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现在，山径上一点风吹草动，都仿佛连着她的心。 《管桦中短篇小说选·小瓦匠》，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70页

▲评析▶新婚之夜，妻子送丈夫去为游击队运粮，她的心中哪能平静啊，那坐卧不宁的神态，那对远景近物的真切感受无不流露出深深的挂牵和担忧。

周浩静默地站在坟墓前。那已经度过的苦难的岁月、艰苦的斗争、亲密的战友……一些鲜明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来。高剑同志的强壮的身躯，瘦削而苍白的脸；那个小个子战士李小保；还有，那个年轻的女卫生员，那齐耳的短头发，一双大眼……真的，她跟刘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小娟

再大一点就会很象她……几个月以前，她还住在区委隔壁的房子里，每当黄昏的时候，便会听到她清细低沉的歌声：

在北方，广漠的平原上，
年轻的姑娘背着枪，
献一束鲜花，
给死去的娘。

…… 萧平《三月雪》，引自《短篇小说》第二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165—166页

◀评析▶周浩站在烈士墓前触景而生情，昔日战友的形象一一在脑中闪现，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听老乡们说，前面有一个地方，特别险恶难走，夜间路过这里的人稍不小心就会从崖上掉了下去。在过去的年代里，常常有人在这里报仇。只消用手轻轻的一推，对方就翻身滚下了悬崖。所以当地人给这个地方一个名字，叫“鬼愁崖”。一想象到这个情景，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起来，脚步也更加紧了，我希望能在天完全黑下来以前，走过那个讨厌的鬼地方。可是，时间总是和人们开玩笑：当你希望着它短的时候，它却偏偏的拖得很长；而当你希望着它延长些的时候，它却又偏偏是那样的短。尽管我赶得满头大汗，鬼愁崖的谷口还没有到，天可就完全黑下来了。灰白色的雾从乱石纵横的山谷里冉冉的向上腾起来，而压在山巅上的乌云，却越来越低沉了。一会儿，山峰隐没了，路也看不清了。四周一片昏黑。 峻青《山鹰》，引自《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446—447页

◀评析▶人物的恐惧因景而生，而山势的险峻因情倍

增。景与情结合描写，互为衬托，出色地渲染出环境气氛的紧张恐怖，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春英抬眼一看，碾盘上站着一个当兵的，正在笑嘻嘻地打着手势给大家讲话。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身影，多少年来，她在睡梦里天天想着的不正是这个身影、这个声音吗？怎么一下子就来到了眼前！难道这是真的吗？她靠在门边的砖墙上，心象小鹿一样地跳起来，脸色立刻红得象抹了胭脂。慕湘《晋阳秋》第35章，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517页

◀评析▶五年了，为躲避地主迫害而外逃的丈夫回来了。这五年，丈夫音讯全无，生死未卜，现在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不象是在做梦吗？她能不怀疑自己的眼睛吗？这段描写把她那种渴望、惊喜之情和盘托出。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稳重的果子。……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这是谁家的园子呀！李保堂在这里指挥着。李保堂在园子里看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的，象无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象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象拿着的是土块，是钻石那末一点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象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来，象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眨着眼呢。

……

李子俊的女人在饭后走来了。……

这个女人便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坐下来。……望着那缀在绿树上的红色的珍宝。她想：这是她们的东西，以前，谁要走树下过，她只要望人一眼，别人就会赔着笑脸来奉承来解释。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81—184页

◀评析▶有经验的作家，可以利用同一个场景来反映几个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引文所写的果树园那个场面，就是从贫农李宝堂和地主李子俊的老婆两个人的不同心理来描写的。在这里，写景与人物的体验相联系着，自然界的景物被织入人物的精神生活之中，作用于人物的心理，曲折地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与性格。

雪岚的心凉了，然而也简单了。她几乎忘记了一切，只想着：“怎么办？这件内衣谁能给他送去呢？！怎么办？……”她不敢动，两个兵一直拖着她的腿，朝渡口下游拉。她简直不觉得背脊上都是擦住了些什么东西，老在想着这件重要的内衣。

大风比刚才更猛了。飞沙打的柳叶哗哗响。月亮还没爬上来，只听得浪头冲刮着黄土的河岸，河岸扑通——扑通——的朝下塌着，河水象被烧滚了一样翻腾着。大约朝下走了一里路的样子，两个兵也有点累了，在一块离水不高的岸边把她放下来。这时，雪岚心里轻松了。她想：“快点吧！快点让我沉下去，只要你们得不到这件内衣，让她沤烂在河底，同志们还会想法做一件送去的。” 柯岗《柳雪岚》，选自《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78年版第219页

◀评析▶担负传送党的重要情报任务的柳雪岚被敌人逮

捕，这是敌人准备把她扔到河里，拖着她到渡口下游的途中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充分表现了一个女共产党员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的高贵品质。

我们家后边不远就是渭河滩，又开阔又安静。那天下午，我一个人顺着河滩走去，心里乱七八糟。看见河边的圆石子儿，我就想起小路曾经和我比赛往河里扔石子；看见堤坝下那棵大槐树，我又想起就在那棵树下，我给小路讲和旅客发生的冲突。那阵子，我还光恨旅客不讲理。他听了光笑，也不说对错……

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干脆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低着头乱走一通。后来猛一抬头，只见远远的秦岭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渭水向东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太阳光把河水映得五光十色。水天相接的远方，隐隐约约有几只雄鹰在飞掠……真是好看极了！

说也奇怪，有时候大自然的辽阔会使人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开阔起来。我平常脑子里可真是不爱想事情。可这一霎间，历史长河、革命事业、人类理想……这些字眼不知怎么全跳出来，涌满了脑子。我站了半天，看了半天，这都是祖国的江河土地呀…… 莫伸《窗口》，《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评析▶这一段用风景描写烘托心理活动，刻划入微，非常出色。韩玉楠受团内批判，路炳祥怀着体贴的心情责怪她。玉楠堕入沉思。她一个人顺着河滩一边走一边想。“太阳光把河水映得五光十色。……”一段，写的是景，写的也是情。辽阔的大自然使人心地开阔起来，人物的思想境界一下子变得更高了。

借助人物的表情或姿态 来描写内心世界

近来叶丽柴维妲·季耶芙娜的生活一直十分郁闷——天天过去，没有事做，也没有改善的希望，一句话——烦死了。捷列金明明不喜欢她，尽管待她很客气，可是总避免跟她谈话，避免单独跟她在一起。她绝望地觉得，他正是她所需要的人。每当他的声音在门廊里响着，叶丽柴维妲·季耶芙娜总是目不转睛地朝着门口望。他照例踮起脚尖在过廊里走路。她就期待着，心会间断一下跳跃，房门好象在她眼睛前浮动，可是他又走过去了。只要他敲一下门，问她要根火柴多好啊。〔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第一部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评析▶作者是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能手，他几乎找出了恋人们最典型的神情动态，来刻画叶丽柴维妲单相恋的炽灼情感。作者对生活体察之细微，是值得学习的。

“你想说什么？”娜达莎问。

他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油画跟前。娜达莎看了一眼油画，莫名其妙，又把目光移向叶戈里雪夫身上。他指了指右下角的署名，让她看。（署名是娜达莎以为已经死了的前夫马特维）娜达莎很快读完，惘然若失，回头又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突然面色发白，她的脸也好像一下子瘦了许多。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评析▲当写到娜达莎看到亲爱的前夫马特维的署名时，作者仅仅抓住她脸部的神情变化就把她此时此刻那种无限复杂的内在情感全部表现出来了。着墨不多，但却神情备至，耐人寻味。

那少女脸孔羞赧着，神色惶乱，胸口悸动着。她的长长的低垂的睫毛的影子遮住了她红红的面孔。那少年军官的面容快乐光辉，她不敢举眼望他。她用一种孩子似的天真动作，无心地图指尖在箱子上画了许多断续的线条，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指。看不见她的脚，因为那只小羊蜷伏在她的脚边。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评析▲作者抓准了较能表现少女初恋时羞涩心理的神情和动作，因此虽然用墨不多，但传神逼真。

将近两点半钟，芳汀焦急起来了。二十分钟之内，她向那信女连问了十次：

“我的姆姆，什么时候了？”

三点钟敲了。敲到第三下，平时几乎不能在床上转动的芳汀竟坐起来了。她焦灼万分，紧紧捏着自己的那双瘦而又黄的手。信女还听见她发了一声长叹，仿佛吐出了满腔的积郁。芳汀转过头去，望着门。

没有人进来；门外毫无动静。

她这样待了一刻钟，眼睛盯在门上，不动，仿佛也不呼吸。那姆姆不敢和她说话。礼拜堂报着三点一刻。芳汀又倒

在枕头上了。

她没有说一句话，仍旧折她的被单。

半个钟头过去了，随后一个钟头也过去了。没有人来。每次钟响，芳汀便坐起来，望着门，继又倒下去。

我们明白她的心情，但是她绝不曾提到过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不怨天，不尤人。不过她咳得惨不忍闻。我们可以说已经有一种阴气在向她进袭。她面色灰黑，嘴唇发青。但她不时还在微笑。

五点钟过了，那姆姆听见她低声慢气说道：

“我明天既然要走了，他今天便不应该不来呵！”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0页

◆评析◆芳汀已处在弥留之际，但她仍频频起坐凝神望门，并不时地发出微笑。这一系列超常的举止神情的描写，把病人盼女到来的急切心愿衬托得格外强烈，整段描写细腻入微，真实感人。

姚纳回头看着乘客，活动嘴唇。……他分明想说一句什么话，可是喉咙里没吐出一个字来，只是哼了一声。

“什么？”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笑一笑，嗓子里用一下劲，声调沙哑地说：

“我，老爷，那个……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

“嗯！……他怎么会死了呢？”

姚纳转过整个身子来对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

〔俄〕契诃夫《苦恼》，引自《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评析▶姚纳死了儿子却没地方诉说，这使他苦恼。但当他发现别人注意他说话的时候，便来了精神。人物内心苦恼之中得宽慰的细微变化，完全是从神情、语言的刻画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善于模仿语气，因此用语虽少，却使人物栩栩如生。

……安德列伯爵进来了，停在她躺着的沙发旁边。她那充满幼稚的惧怕和激动的闪光的眼睛，表情不变地盯在他身上。

“我爱你们大家，不曾伤害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受苦？帮助我吧！”她的神情似乎说道。她看见她的丈夫，不过不明白他这时在她面前出现的意义。安德列伯爵绕过沙发，吻她的前额。

“我的宝贝！”他说道——这是他先前从来不常对她说过的话。“上帝是慈悲的……”

她疑问地带着孩子般的责难意味看他。

“我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帮助，我得不到，从你那里也得不到！”她的眼睛说道。她对他的到来并不吃惊；她不明白他已经回来了。他的来与她的痛楚不相干，与她的痛楚的解除也不相干。……

……他走进他太太的卧室。她照五分钟前他所看见的同一姿势躺在那里死了，尽管眼睛定了，两颊青白，但是她那可爱的孩子一般的脸上，连同那生有黑色茸毛的上唇，具有同一的表情。

“我爱你们大家，也不曾伤害任何人；你们是怎样对待我呀？”——她那可爱的、可悲的、死了的脸说道。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二册，人民文

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39—541页

◀评析▶这是安德列公爵夫人临死前的一段心理描写。作者借安德列公爵夫人的神情、眼光，写出了她内心的哀怨、愤懑以及临死的挣扎。直到她死去，这种无声的心愿还没有从她脸上消失。这种借神情、眼光来传达的心理描写，往往比人物的言语（对话）更有力量地揭示着人物心灵的奥秘。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看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鲁迅《祝福》，选自《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评析▶《祝福》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悲剧形象，作者抓住祥林嫂外貌上的一些突出特征，作了精炼的勾勒！使祥林嫂的肖像准确地表现了她的精神状态，深切地铭刻着她一生的辛酸遭遇。引文通过脸色、眼神、头发等外貌的描绘深刻地说明了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迫害下的祥林嫂绝望、麻木、恐惧、迟钝的内心状态，强烈地控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

张知主总算是个有羞耻心的人：当他初次领英国人所主办的反赤大同盟的津贴时，脸上的麻子未免红了一下。但是

他转而一想，C. P. 都能拿俄国的卢布，而我就不能拿英国的金镑么？这又怕什么呢？于是张知主先生也就放心了。当他初次领五省总司令部宣传部的津贴时，他的脸上的麻子也照样地红了一红：受军阀的津贴未免有点不对罢？……但是我们的张知主先生是很会自解的；他想到，这比C. P. 拿俄国的卢布好得多呢？于是张知主先生也就放心了。 蒋光赤《短裤党》，选自《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页

◀评析▶作者用揶揄的语言，着笔于人物“脸上的麻子未免红了一下”和“放心了”的神情变化，揭露出反动文人张知主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时自我解嘲、寡廉鲜耻的肮脏心理。

那是富农姚士杰，生得宽肩阔背，四十多岁的人象三十多岁一般坚实，穿着干净的黑市布棉衣，傲然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他的一双狡猾的眼睛，总是嘲笑地瞟着看景的人。他那神气好象说：“你们眼馋吗？看看算罗！甬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你们盖得起房吗？”梁三老汉从姚士杰的脸上看得出：富农是这个意思。准是这个意思！一点不错！他知道姚士杰这人，不管面面上装得多老实、多和善，心里总是恶狠的。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评析▶富农分子姚士杰自私、奸诈、狠毒，竟想与互助组分庭抗礼。作品并未直接揭示他的这种心理。但对姚士杰傲然的神气，狡猾的眼睛等的描写，分明告诉读者：“富农是这个意思”。

“我放心，放心。”主人退着走出大堂屋，在赵参谋点起的马灯的光亮里，他嘴里连连说放心，却很不放心地向堂屋里的红漆桌椅、壁上字画溜了一眼，于是退到阶基上，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天兵天将，唉，唉，兵荒马乱的世界。这天兵天将又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呢？” 周立波《湘江一夜》，选自《湖南短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评析**▶这是八路军向财主借宿的情景。作者抓住主人瞬间的神情变化，集中描写了他出于不理解而产生的忧疑，那眼睛的一“溜”，真把人物的心情刻画到家了。

通过人物的动作 语言来折射内心世界

“想想吧，”他勉强地微笑了，开始道，“我们的英沙罗夫失踪了。”

“失踪了？”叶琳娜问。

“是的，失踪了。前天，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直就不看见回来。”

“他没告诉过您他上那儿去？”

“没有。”

叶琳娜沉到了一把椅子上。

“大概是到莫斯科去了吧？”她说，极力想装作冷淡，同时，对于自己为什么竟想装作冷淡，连她自己也不禁感到奇怪。〔俄〕屠格涅夫《前夜》（丽尼译），选自《〈前夜〉〈父与子〉》合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评析▶叶琳娜听到英沙罗夫失踪的消息，便“沉到了一把椅子上”，可又“极力想装作冷淡”，这巧妙地写出了她已爱上了英沙罗夫，但又怕被人发现的复杂心情。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十年之久，于勒叔叔没再来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

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那时候大家简直好象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引自全日制十年制初中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159页

◀评析▶这段描写细腻地刻划了菲利普全家得知于勒叔叔发财后渴望于勒早日归来的急切心情，它借用人物的语言透露出他们内心的隐秘。

他畏葸地向希托尔兹转过身去，他已经走了，又向奥尔迦望望，却遇见还是那样注视着自己的好奇的目光。

“她还在看我！”他手足无措地瞧着自己的衣服想。

他甚至用手帕擦擦脸，一边想，莫非自己的鼻子脏了吧，又摸摸自己的领带松了没有，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不，似乎一切都很整齐，但是她还在看他！

仆役给他送来一杯茶和一点点心。他想克服自己的窘态，豪放一些，在这心情之下抓起一大把面包干和饼干，引得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小姑娘笑了起来。别人也好奇地望着这一把点心。

“我的天哪，她在看我！”奥勃洛摩夫想。“我把这一把点心怎么处理呢？”

他不用瞧便已看到奥尔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另一

个角落去。他放心了。

可是那个小姑娘尖着眼睛在瞧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理这些饼干。

“我快把它吃掉吧，”他想，同时迅速地把点心塞进嘴里；幸而它们入口即化了。

只剩两片了；他自由地舒一口气，决定望一望奥尔迦所去的地方。……

天哪！她站在一座半身像的旁边，背脊靠着它的座子，注视着他。她之所以离开原先的座位，倒仿佛是为了更方便地瞧他；她已注意到他对付这些饼干的窘态。

晚餐时，她坐在桌子的一端，一边谈话一边吃，好象对他毫不注意似的。但是奥勃洛摩夫怀着也许她不在瞧他的希望，刚畏葸地朝她那边转过去，马上就遇到她那充满好奇心的，同时却如此亲切的眼光……

晚餐之后，奥勃洛摩夫赶忙向叔母告辞，她邀他第二天去吃午饭，又请他转邀希托尔兹。伊里亚·伊里奇鞠了躬，眼睛也不抬起来便穿过整个客厅。走近钢琴旁边的屏风和房门时，他望了一眼——看见奥尔迦正坐在琴畔，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瞧着他。他觉得她在微笑。

“大概是安得烈告诉过她，说了昨天穿了鸳鸯袜子，或者说我反穿了衬衫！”他作出结论。快快不乐地回家去，他之所以快快不乐，是由于这一个假定，尤其是由于邀吃午饭，对这次邀请他以鞠躬作答：那就是说，他接受了。

从这个时候起，奥尔迦的执拗的眼光，就没有离开过奥勃洛摩夫的头脑。他徒然挺得笔直的仰卧着，徒然采取最懒散，最舒服的姿势——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睡衣别扭，查哈尔愚蠢不堪，灰尘和蛛网也使人受不了。

他吩咐把几幅脏污的，穷艺术家们的一位保护人硬要他购买的画摘下来；亲自把久已卷不上去的窗帘修好，又把阿妮希娅叫进来，吩咐她擦窗子，亲自把蛛网掠尽，随后就侧身躺下，沉思了一个钟头——想着奥尔迦。

.....

“为什么她昨天那样凝视我呢？”奥勃洛摩夫想。“安德烈发誓说，他没有谈起过袜子和衬衫的事情，仅仅讲他对我的友谊，讲我们怎样长大，上学——都是好事情，据他说，他还谈起我如何不幸，因为缺乏同情和活动，一切优美的东西都快要泯灭，生命之火在微弱地闪烁，以及……”

“究竟笑什么呢？”奥勃洛摩夫继续想。“她若是有一点心肝，应当出于怜悯而心碎，但是她却……得啦，别去管她了！我只是今天再去吃一次饭——此后就一脚也不再跨进她家的大门。”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253页

◀**评析**▶细腻的心理描写，间以行动、肖像、环境的简略勾勒，成功地刻画出“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一个方面：落拓不羁，乖戾自扰。

他就象上面讲的那样：两脚站在驽骍难得背上，整条胳膊伸在窗洞里，手腕给扣住了拴在门镣锦儿上。他战战兢兢，只怕驽骍难得稍一移动，他就悬空吊在一条胳膊上了。所以他一动都不敢动。好在驽骍难得很有耐心、很安详，尽可以一百年也不动窝儿。堂吉河德瞧自己给拴住了，两个女人都已走了，就想到上次也在这座堡垒里，一个魔法支使的摩尔骡夫把自己揍得浑身瘀伤。他认为这次又着了魔道，暗暗责怪自己冒失。照游侠骑士的规矩，一件事尝试不成，就证明

是别人份内的，不必再去尝试。他前番在这座堡垒里吃过大亏，这次不又该莽莽撞撞自投罗网。他抽着胳膊，瞧是否能够脱手。这只手却扣得牢牢地，怎么也抽不脱。当然，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抽，防弩驀难得动弹。他想坐在鞍上，又不行，只好站着，除非把手扯断。

瞧瞧这时节的堂吉诃德吧！他但愿有一把阿马狄斯的宝剑，可以破掉一切魔法。他嗟怨自己命运不好。他深信自己已被魔法镇住，怕世界上没了他就不可收拾。他又记起心爱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他叫喊酣睡在鞍垫上、连生身妈妈都记不起的好侍从桑丘·潘沙。他呼唤索尔冈斗和阿吉斐两位博士来帮忙。他请求好友乌尔甘达来搭救。眼看快要天亮了，他毫无办法，急得象公牛似的直叫吼。他并不指望天亮以后可以脱离苦难，满以为自己受了魔法的禁咒，一辈子得这样受罪。他瞧弩驀难得巍然不动，愈觉得这是魔术的定身法。他相信自己和这匹马永远得这样不吃、不喝、也不睡，除非运转灾消，或有本领更高强的魔术师来破了这个邪法。〔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01—402页

◀评析▶堂吉诃德自命骑士，出门游侠。一路上他屡惹事端，最后终于遭到一店主女儿及其帮佣的耍逗，并被她们用驴绳拴吊在窗口上。可是，堂吉诃德激而不怒，执迷不悟，照样笃信着“骑士的规矩”，并以中“魔法”自慰，读来令人可笑。作者在这里对堂吉诃德狼狈的举止和荒唐的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成功地展示出人物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典型的喜剧性格，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他活着！”娜达莎带着绝望的口气说，闭上了眼睛。

“他活着，一直活得好好的！可我竟然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应该有所感觉，我的心应当听到他的声音……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在呼唤着我！天哪！这太可怕了！”

她像吓呆了似的，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推开他，迅速跑上楼。高跟鞋的答答声越来越远，几分钟后，已经听不到了。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评析▶在这个片断中，人物的语言、神态、行动和心理活动等多种描写都得到运用，因而文字虽少，却把娜达莎得知心爱的前夫马特维还活在世上时那种又惊又喜、惶恐不安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梨吉雅突然决定出国，特别是她那种害怕回答结婚问题的样子，使克里姆心情颇为沮丧，甚至于使他过了一會兒才感觉到恼怒。在苦闷状态中仅仅坐了一两分钟，把鼻子上的眼镜扯下来，使劲拧着小胡子，拧得发了疼，……

……

他在镜子前头站住，喊叫道：

“纵然要决裂的话，也应该先由我嘴里说出来，不应该由她嘴里先说出来。”

他回头看了看，觉得把这几句话说出声来了，说得很响亮。但是那个正在安安稳稳地擦桌子的女仆却使他相信，他只是心里喊叫的。

〔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85—686页

◀评析▶克里姆内心发出的喊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对爱情的绝望和对自尊心的袒护。拧小胡子等动作为这种心情作了很好的说明。

雨点不断地打着他的脸面。他很想把它擦掉，但不愿为这抬起手来。这只手只能用来做一件事：抓住一块砖头，悄悄地把它往一旁推去，以后，再抓住另一块砖头，又把它往一旁推着，这样循回往复，一直干到底，干到死，干到失掉知觉时为止；他不知道，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但只是觉得，他一息尚存，总归要这样反复动作，——抓住一块砖头，然后把它往一旁推去。〔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177页

◀评析▶一个动作——一个反复的动作，一种信念——一种坚定的信念，两者结合，不难体现苏联红军战士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这段描写贵在朴实无华，情真意切。

沙僧已捆在那里，见妖精凶恶之甚，把公主掳倒在地，持刀要杀。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已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遂喝道：“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甚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关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的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故知是他儿女，赐了我等御酒，教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官。此情是实，何尝有甚书信？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03页

◀评析▶先用内心独白的方法写出沙和尚见义勇为，知

恩报德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把这种心理想法变成行动，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沙僧这种知恩德勇献身的性格塑造。

颜俊才学虽则不济，这几句签诀，文义显浅，难道好歹不知。求得此签，心中大怒，连声道：“不准，不准！”撒袖出庙门而去。回家中坐了一会，想道：“此事有甚不谐！难道真个嫌我丑陋，不中其意？男子汉须比不得妇人，只是出得人前罢了。一定要选个陈平、潘安不成？”一头想，一头取镜子自照。侧头侧脑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过了。把镜子向桌上一撇，叹了一口气，呆呆而坐。准准的闷了一日。 冯梦龙《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选自《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评析**▶这里，心理、动作、语言等描写融为一体，把一种丑汉不服丑却又嗟叹奈何的奇特心理刻划得活灵活现，“侧头侧脑”、“寡气”等词传神而诙谐，使人物神情毕露。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鲁迅《阿Q正传》，选自《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评析**▶寥寥数语，深刻揭示了阿Q灵魂深处最隐蔽的精神胜利法。这自打自的举动和怡然自得的心理的结合，正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最生动的构成部分。

陈白露：（嘘出一口气）嗯。

她由桌上拿起安眠药瓶，一片一片地倒出来。无意中，她在沙发左边的衣镜里望见了自已，立起来，走到镜子前。

陈白露：（她端详着镜子里一个美丽的妇人，摇摇头，凄然地）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太老吧。（她不忍再看了，慢慢又踱到中桌前，倒出药片，将空瓶丢在地下。望着前面，哀伤地）这——么——年——轻，这——么——美。（眼泪悄然流下来。拿起茶杯，背过脸，把药很爽快地咽下去。）

曹禺《曹禺选集·日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267页

◀评析▶这个饱尝世态炎凉，内心极度空虚的美貌女性临死前的自我观赏，表现了她陷入深坑不能自拔的矛盾心理。凄惨的举动，悲凉的语调，伴着悄然下落的泪水，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泣。

“一封信！”金小姐惊讶地接应水根，怀着捕捉可怕的虫豸似的心情收受他手里的信，同时机警地向背后瞥了一眼；她不用看信面，已经知道是谁的信了。看到信面，果然，便捏在手心里，若无其事地回进内堂。内堂里没有人，嫂嫂在厨下做菜，可是总觉得不合适，又踏着轻快的步子回到楼上自己房间里。

她靠着临窗的桌子坐下，娇憨的小孩似地用下颌贴着桌面，淡淡的可是极有光彩的笑意浮上她的眉眼唇颊之间。因为在家里，没有梳髻，两条辫发从两肩垂下，承着光显出可爱的波纹。穿的是小蓝点子的洋纱衫，背部贴紧，显出肉体的圆浑优美的线条。

一种近乎朦胧的心绪透过她的心，仿佛是“现在他的信

在我手里了，也有一个男子给我写信了！”的意思，不过没有那么显明。这好象不能喝酒的人喝了一两口酒，觉得浑身酥软异样，而这酥软异样正是平时难得的快感。她伏着不动，也不看信，让自己完全浸渍在那种快慰的享受里。

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155—156页

◀评析▶“一封信”，引出了姑娘娇媚的神态、迷人的容貌，这细腻入微的描述，把热恋少女所特有的情怀表现得维妙维肖，尽善尽美。作者不愧为塑造心灵的巨匠。

……他完全崩溃了，他用不着再抑制自己，堤决了一个口，水只有向一个地方流去。他悲愤到了极点，他需要忘记一切。醉自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拿酒来，拿酒来！”他喝着。堂倌又送来一杯酒。他望着杯里香喷喷的液体，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咬着牙吞下去，立刻一股热气冲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我喝不了酒，”他抱歉地说。他想：我真不中用，连酒也不会喝，就该永远受人欺负。于是他反抗似地把余酒接连几口就喝光了。 巴金《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新2版第42—43页

◀评析▶这是主人公汪文宣听到老同学唐柏青妻死子亡，贫困潦倒的悲惨遭遇以后的变态反应。心理支配行动，行动反映心理，两者穿插运用，配合得十分相宜。主人公那种悲痛欲绝，借酒浇愁的心情得到了形象的展示。

他攒紧了眉头，打算把眼前各项紧急的事务仔细筹画一下。然而作怪得很，脑子里滚来滚去只有三个东西：女儿漂

亮，金钱可爱，老赵容易上钩。他忽然发狠，自己打了一个巴掌，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老乌龟！这还成话么？——何慎庵是存心来开你的玩笑呀！大凡在官场中从前清混到民国的人，全是比狗还下作！你，冯大爷，是有面子的地主，诗礼传家，怎么听了老何的一篇混账话，就居然中心摇摇起来了呢？——正经还是从田地上想法！”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一些，背梁脊儿也挺得直些了，但是另一个怪东西又粘在他脑膜上不肯走：农民骚动，几千亩良田眼见得已经不能算是姓冯，却还得姓冯的完粮纳税。他苦着脸摇一下头，站起来向身边四周围看看，他不敢相信自已还坐在舒服的厢房里，他隐隐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轰炸，而且愈来愈近，愈加真切了！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7页

◀评析▶地主冯云卿在公债市场上栽了个大跟头，由富绅一跌而为负债累累的穷光蛋。此刻，失败的恼羞、翻本的欲望、“农民骚动”的担忧交织在一起，搅得他心烦意乱，你看他：忽而攥紧眉头，邪念横生，忽儿“咬着牙齿”自打自骂，忽而愁眉苦脸，坐立不安。作者多方面的精心刻画，使这个“笑面虎”显出了原形。

姚月琴恍然地理解到谢家声是来代替她到后方去工作的，她的心里突然发亮起来，愁容从脸上顿然消逝。当她看到谢家声不愉快的神情的时候，她那卸着皮包的手却又停了下来。她觉得这是损害同志间感情的事，用别人不愉快代替自己的不愉快，就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应该，何况是一个革命者？这时候的姚月琴，感到处理这件事情的困难，惶惑而又不安。吴强《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03页

4

◆**评析**◆姚月琴一心想到前线工作而不情愿留在后方，可是当谢家声来替换她时，她高兴过后又惭愧起来了。作者巧妙地抓住姚月琴这一瞬间的动作和心理变化加以刻划，把一个工作热情、思想纯朴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抹干净桌子，洗刷好了碗筷酒杯，豆香就回到自己房里。她人进了房，心却没有进房，坐不住，就强制自己去睡。才脱了一只鞋，就听见那好似宿在送月峰野花丛中的杜鹃在诉说心思，声音来得那么远，却又那么清晰，悠长。这声音把豆香的心思挑乱了。她又穿起了鞋，一时觉得自己的房间太闷，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打开了。凉丝丝的夜风，一阵紧一阵吹进来，却没有吹得豆香身寒。她希望进来的夜风更冷一点，更猛烈一点；然而这是香花争艳的季节。吹来的夜风也是温暖和煦的。也许那不断诉说心思的杜鹃，是在邀她到繁星累累的天上去漫游吧？然而她并不希罕天上的任何秘密！在这样的夜里，她真梦想跟人说说话，吵吵嘴，或者听听神话中的悲喜交集的故事。她第一次明显地尝到了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滋味。她凭窗站立，望着那满天看去不过几竿高、呼来却不容易的星斗。她没有使劲地扭自己的衣角，她没有使劲咬自己的发辫。她只感到心坎深深的湖水翻起了数不胜数的浪涛，以致那清晰、悠长的杜鹃声再也不能从容入耳。

谢璞《无边的眷恋·牛府贵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评析**◆这段描写相当精采，作者写人物的所见所闻，相当平实、自然，然而，由此而产生的所思、所感，却被刻画得十分虚幻、神奇，这样，虚实相间，以实衬虚，把姑娘初恋的那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心情表现得极其准确、到家。

爸爸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但从神色上看得出他心中很焦虑，把刚抽半截儿的烟掐了，又用脚踩上去，把它碾成了烟末。沉思了半天，才站起来说：“我上厂子看看”。说着他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把门“哐”地一关，出去了。今天爸爸明明放假，上什么厂子，显然是对姐姐刚才那番举动生气了。

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选自《醒来吧！弟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3页

◀评析▶直接写爸爸心中的焦虑，这里只有略略一笔，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连串动作：掐烟、踩烟、扣帽、关门，每一举动都表露出人物不满、焦躁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

弟弟偏提高嗓门，睁大眼睛望着老卢，激动得脖子上的筋直蹦：“你为什么还干得这么起劲？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什么？！”

……

好一阵，老卢的嘴紧紧地抿着，嘴角下弯，呈现出一种刚毅的神情；他的双眼在溢出的浓眉下，闪着饱蓄锐气的动人光芒。他双手叉腰，在屋子中来回踱了几步，这几步中，他脑海里一定掀动着大波巨澜，他心头上一定冲腾着爱和恨交织的烈焰……

当再次走近窗前时，他伸手推开了玻璃窗，让晚风扑进来，掀动着自已头上稀薄的白发。窗外已经笼罩着宝蓝的夜色，天际轮廓线上，璀灿的灯火与闪动的电弧光交相辉映。他默默地望着远方，许久许久，才用并不高亢的声音，深沉地回答说——

“我爱咱们中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

刘心武：《醒来吧！弟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页

◀评析▶卢书记的苦口教诲，换回了弟弟的无理抢白，这不禁激起他对“四人帮”的痛恨，对弟弟的惋惜和对祖国前途的忧念。这百感交集的心情，作者不仅作了简笔刻画，更让它溢于人物的神情言行，从而使人物的感情倍见强烈、复杂、深沉，也更能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

运用“意识流”(或“心理小说”)的 手法来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黑咕隆冬，好象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象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

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许多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

这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是不是个错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现在呢，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于是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个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错投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

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么？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检讨的么？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清静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哐，哐，哐，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成高亢的呼号了。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灸。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谁在吃南瓜？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籽、柿饼、醉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象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柿饼和枣朴质无华，却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香。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绿豆苗是可爱的，灰兔子也是可爱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垅都摇来摆去。在中秋的月夜，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

狸，走路悄无声息，象仙人，象梦。

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咣——
哧，铁门打开了，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大骨架的姑娘
正在洒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没有地方
了，没有地方了，到别的车厢去吧，”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
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车的
乘客正在拥上来，熙熙攘攘。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与我们的
王府井相比，汉堡的街道上简直可以说是看不见人，而且
市区的人口还在减少。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X城火车站的
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头，压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
不绿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人们
集合在车站广场，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
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刚
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阴森森的大殿使他后背冒凉
气。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
点。如果跑慢了，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

但是现在，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券的人排着长队。
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好象全
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到处都是团聚，相会，团
圆饺子，团圆元宵，对于旧谊，对于别情，对于天伦之乐，
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盖包子的
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卖烧饼、锅盔、油条、大饼的。卖
整盒整盒的点心的。卖面包和饼干的。X车站和X城饮食服
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
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他混饱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
急骤改变已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肚子，又买到了去家
乡的短途客车的票。找给钱的时候使他一怔，写的是一块

二，怎么只收了六角呢？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他想再问一问，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他挤不回去了。

他快快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陆角。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象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买一块二角的票她却给了我六角钱的？”他自言自语。他问别人。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

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黑压压的人群。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陆角的双钩虚线。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篮筐和小篮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他有了思想准备。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他恍然了。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

上到列车上的时候，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事实如此。事实就象宇宙，就象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而且还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缝隙，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奇迹般地难以思议，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没有人叫苦。

有人叫苦了：“这个箱子不能压。”一个包着头巾的拖

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这边来，您到这边来。”岳之峰连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坐在靠边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车壁上，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谢谢您！”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她抬起头。岳之峰好象看到一幅炭笔的素描。题目应该叫《微笑》。

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铁门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嘛。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里。为什么不点油灯呢？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偌大车厢，就靠这一盏蜡烛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过桥吗？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

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象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们，春节期间，客运拥挤，我们的票车（铁路人员一般称客车为票车。）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象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嗡嗡嗡，隆隆

隆隆，不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幸好人有两条腿，要不然，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锥之地，岳之峰现在对于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不，没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谢谢”，“对不起”，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个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酸麻难忍的左腿上。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一〇三和三三二路公共汽车上；他也想不到人们还要坐闷罐子车。这不是运货和运牲畜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又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韧不拔的工作。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要赶上拉肚子的就麻烦了，这种车上没有厕所。”

“并没有一个人拉到裤子里么。”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

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你也该富饶起来了吧？过往的记忆，已经象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咿——咿——咿气咿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举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音。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甓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斓的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长是刘仁同志）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

“是什么人来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还没有化哩。还没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开上衣领下的第一个扣子。还是冬天吗？当然，还是冬天。然而已经是联结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有风为证，风已经不冷！风会愈来愈和煦，如醉，如酥……他欢迎着承受着别人仍然觉得凛冽，但是他已经为之雀跃的“春”风，小声叫着他悄悄地爱着的女孩子的名字。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鱼和田螺吗？是荸荠和草莓吗？是孵蛋的芦花鸡吗？是山泉，喻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时代。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在昏暗中变成了一个的影子的乘客们逐渐显出了立体化的形状和轮廓。车身一个大晃，又一个大的晃，大概是通过岔道。又到站了。咣——哐，铁门打开了，站台的聚光灯的强光照进了车厢。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的妇女的膝头。开始下人和上人。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叭”地一声，不唱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县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

他们的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车厢里充满了的照旧是“别挤！”“这个箱子不能坐！”“别踩着孩子！”“这边没有地方了！”……之类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服装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象小学生一样地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作宣传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人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小山羊”又响起来了，仍然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和布鲁米——花朵。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么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作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

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问题想问啊。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象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掀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小站，停车一分钟。响过了到站的铃，又立刻响起了发车的铃。岳之峰提着两个旅行包下了车。小站没有站台，闷罐子车又没有阶梯。每节车厢放着一个普通木梯，临时支上。岳之峰从这个简陋的木梯上终于下得地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见。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见。他有点依依不舍。他刚下车，还没等着验票出站，列车就开动了。他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怆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驰。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有一点风。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斯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象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王蒙《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评析▶近年来，王蒙同志在小说的创新和探索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发表了象《春之声》、《风筝飘带》、《蝴蝶》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这些小说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艺术描写上把焦点凝聚在人物心理的发展过程中，着意于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文学是入学，当然离不开人的心理描写。心理小说就是以人的心理活动为中心来组织安排结构的。如《春之声》，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从国外考察回来，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坐闷罐车回家探亲，沿途所见所闻引起的种种联想。作者“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射性的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地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八〇年春节前夕里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这篇小说具有独特的结构特点，那就是：放射线结构，聚光点在岳之峰的心灵深处，而主人公的所思所感是放射性线条。

这种幅射式（即放射线）的心理结构，对于突破时空的限制，加大作品的容量、密度，缩短小说的篇幅，是一种极为奏效的方法。心理小说的结构方法，打破了那种显示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亦即提出问题，展开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三段式结构，而着力于突出人物的意识环境，着力于写人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具有巨大的“压缩作用”和强烈的个人情绪的色彩。虽然，人物的心灵，方寸之地，非常之小，但是，它容纳的东西很多，而且能够重新加以排列组合而“再现”。这样，可略去过多的描写文字，省去不

必要的过渡和交代，以极短的篇幅表现更为复杂深广的内容。

心理小说的结构，是以人的实实在在的心理活动为客观依据的，不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人的心理活动，始终是由现实的对象和现象的作用所引起的脑的反映活动。构成心理小说结构的心理活动过程，都是在刺激物作用于脑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春之声》是写岳之峰乘车时的意识流程，这也是在不断受到周围各种现象的刺激时所引起的：随着车身的颤抖而轻轻摇摆，使他想起童年的摇篮和儿时的生活；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惹起了轻柔的歌曲、抽象派音乐、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厂、西门子公司等种种联想；录音机播放的德国儿童歌曲，勾起了他不同的回忆想象，如法兰克福的孩子们、西北高原的故乡、解放前的北平、青年时代的初恋；听了《春之声圆舞曲》，“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有希望的和永远不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也是非常珍贵的”。这最后的感觉，既点了题，又把全篇统摄起来，奏出了《春之声》的主调。整个小说恍恍迷离，乍看似乎杂乱琐碎，但总是特定环境中出现的心理映象，是生活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而不是人物内心所凭空产生的纯主观意识的写照。

采用心理结构，必须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但王蒙同志的《春之声》，在人物性格的刻划方面就显得不够，读者只看到作品中的人物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联想，而很难看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摘编于马先义《心理小说结构散论》〕